

小說月報叢刊第四十三種

波蘭文學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



波蘭文學的特性

日本 千葉龜雄 著

海鏡譯

『波蘭精神，在蘭代未曾有的藝術家的一人中，見出了他最深奧的表現，——這個人就是佛列德利克·蕭潘 (Frédéric Chopin)』——這句話是被人視為現代波蘭文壇上之巨星的斯塔斯勞·布什比綏斯奇 (Stanislaw Przybyszewski) 所著蕭潘裏面的頭一句話。

『韻調是造就一切國民精神的要素，作其基調，并執行其最初統一之職務的東西。在波蘭國民底精神裏面受了調節的這個韻調，這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波蘭國民底血底音樂。這是波蘭國民底氣息，這是波蘭國民流注於那廣漠

無涯，岑寂無聲的平原的眼神底音質。這就是別國民底國語所沒有的，聲音自身作出的波蘭國民喉頭的有機的特性自身。這是波蘭底長江奔騰激成的音樂。這是波蘭底湖沼波浪彈出的韻律。這是以淒愴的執拗，撲打淋溼窗子的。秋雨底單調的聖神歌詠。『蕭潘底靈魂，就是把全波蘭國民底靈魂，用堅固聖禮底盟誓，使之永遠不匱地結合起來了的靈魂。』

用一切華美的詞藻，一切微妙音樂的韻律和崇高的敬虔，讚美故國樂聖蕭潘的布什比綏斯基底這個長論文，其特點不但把蕭潘自身底特殊性從別的一切音樂家劃分出來了。這蕭潘頌自身就已經是波蘭文學優秀的表現之一，又是波蘭精神優秀的發露自身。尤不止此，我們又應該注意這蕭潘頌是把蕭潘其人浮現到波蘭現代藝術界上面了，暗示了一般波蘭現代文學底特殊性。

英國海洋小說的作家康拉特 (Joseph Conrad) 生在波蘭，這不是他產生了一篇兩篇海洋小說的原因，却是他在從東眼 (Under the Eastern Eye) 引起人興味的原因。和俄國作家所造成的空氣沒有多大差別的奇異的俄國革命家底一種生活，很濃厚地顯露在這從東眼裏面。他最近的作品拯救 (Rescue) 裏面彷彿是描寫得有西班牙底革命家，其所反映的俄羅斯和西班牙底國民性，適成極端光明和黑暗的對角線。我讀康拉特底回想記受了感動的一節，就是革命家的他底父親把世界地圖給與少年的康拉特，叫他每天用紅的點線點描的一段逸話。舊帝國俄羅斯在他父子，是不共戴天的祖國底仇敵。

歐洲大戰告終之後，做獨立波蘭第一次大總統的，是世界的音樂家伯特列斯奇，這不足以令人想起蕭潘底故鄉麼！說到蕭潘，我又想起西班牙底伊本訥茲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把這年青的樂聖蕭潘和法國文壇底自由兒喬治

桑德 (George Sand) 中間的美的戀愛生活，作幼年時代的回想描寫在死者底主權 (The Dead Command) 裏面。他們兩人在綽號『幸福島』的馬覺爾加 (Majorca) 孤島，所營寂寞而又純潔的戀愛生活，在伊本訥茲年幼的印象裏面，映得像南歐海洋底眼睛似的清聖而且美麗。

III

波蘭文學的人，大約總會記到已故的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罷。匈牙利有育珂摩耳 (Jókai Mór) 法蘭西有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波蘭有顯克微支：這三人我以為就是近代歐洲文壇所產三位偉大的歷史小說家。但這三人中以顯克微支為最優，育珂很有不及；仲馬固然是因為時代不同沒有近代的精神，育珂也毫沒有近代精神底氣味。顯克微支第一因為是波蘭的，就優過他們。他底漩渦 (The Whirlpool) 怎樣解釋了波蘭底土地問題？他唯一的傑作

無偏見 (Without Dogma) 怎樣吸收了近代精神，加了微妙的分解。這些自然都是很重大的問題，但因篇幅有限，只能將現存諸作家所代表的現代波蘭藝術底思想拿來檢點一番了。

四

在我所曉得的範圍內，可以認為現代的波蘭代表作家的，有七人就是農夫（譯文見本叢刊上一冊）的作者戈木列支奇 (W. Gomułicki) 古埃及底傳說（見本冊）及回波作者蒲列斯奧·普洛斯 (Polski) 蕭潘作者斯坦斯勞·布什比綏斯奇，在羅茲古市和審判（見本叢刊上冊）作者萊芒脫 (W. St. Reymont) 黃昏誘惑強的性底作者斯特楚·什朗斯奇 (Stenfan Zeromski) 馬謝茲斯拉爾（見本冊，改名猶太人）兩個祈禱者的作者亞當·式曼斯奇 (Adam Szymanowski) 和秋天對神的犧牲，恰克切，底作者息洛綏夫斯奇 (W. J. Słowacki)

Sieroszewski) 凡七家。

『人底靈魂是常隨本能底刺戟，和一時社會政治底狀態招出的衝動而動的，所以總不免要走到虛無和罪惡；唯有豐富美麗的自然，纔能使人類有生存底價值，有制禦道德底糜爛所產出的性慾本能底力量。』這就是什朗斯奇底哲學。所以他底作品，都染着絕望的厭世觀，和對於熱情的歡喜與對於自然繪畫般的描寫底對照這兩種色彩。

他底誘惑便是表現出這種特性底一部份的。

有一位伯爵夫人底兒子，從幼時就喜好祈禱。到了青年時代就進了一個神學校，成了一個很好僧人，住到一個寺院裏。他不喜歡接觸塵世；偶或看見了村中少女們底影子，就像看見了不可看的東西一般地作起祈禱來。每天清早，他便起牀出家去，到原野巡行。他覺得『在曠野，人更能密切地同創世主接觸；更能明顯

地遇見法悅底幻景。」

五

有一天早晨，『曙光已經將薔薇色的光彩，染了地平線了。彼底出來正如電光底暴發，將懶懶地躺在樹林上的雲底裂縫和曲折，都照得通明了……他覺得他底靈魂似乎已從地上飛去，直到神底座前了。在這一瞬間，他眼上的翳障脫落了，他正在注視永久底風姿了。』

但這清淨的冥想，忽被年青壯健的青年的幾乎震破朝露一般的歌聲驚碎了。又看見一個美麗的鐘草少女，背着一捆雜草走近那青年了。彷彿是互相戀愛的這一對青年男女，親親熱熱地對話起來了。不久，這一對青年男女，並着肩，合唱着戀愛的俗歌，拂着黑麥底葉子，漸漸走遠去了。

『庭園裏有一株櫻桃樹，』

這果園裏是有兩株；

我愛你，翰奴斯（Hanna），

從你還小的時候，除了你再沒有別的人。」

兩個歌聲或高或低地清涼涼地相交錯；這清晨的樹林也像調和的絃索，合着兩人底歌聲，全都顫動起來了。『青年僧合着的眼臉底下，流出眼淚，抖抖地握着兩手。他所未會知道的言語，所謂愛底希望和欲求的言語，不自覺地湧到他口邊來了……一種未知的力，說不出的甜美，不能驅逐又不能降伏的力，在他底心中覺醒，挽了他遠遠地到空間去了。他底靈魂捨去了他底鐐銜，自由地衝決出去，正如小馬開始狂奔了。』

六

讀了波蘭一切作家底作品，所無例外感覺的，就是他們這國民無論甚麼時

候，無論立在甚麼現象面前，總不忘記大自然的這一點，他們無論甚麼時候都是要受自然底魅氣懷抱的。他們這樣，好像不只是先天的傾向，好像先天後天都是受了這種運命的國民。所以他們描寫自然，非常複雜，非常多角，非常豐富，律調非常之高而又非常整齊；有一種非常大的魅力使無論甚麼讀者都不能不沉沒在這自然裏面去。

息洛綏夫斯奇底秋天也是如此。這個作品是以殖民地月夜底自然和太古的傳說爲題材，描寫質朴的原始的人民底生活的。作者微白柔和的氣分沈沈地浸在穩和的精練的語辭中，自然的諧和美深深地照耀在讀者底胸中。

他所創出的藝術，是飽和了自然底光彩，色彩空氣等等的藝術，是有波蘭藝術之豐滿的特別特徵的藝術。他底藝術雖不能說是萬國無雙，却可說是極稀少的之一。

息洛綏夫斯奇在藝術上是創造的新人，在政治上又是流謫者。他曾在西伯利亞度過十五年的罪人生活。亞當·式曼斯奇也是同樣的流謫者。他們都是在他們長期的流謫生活中，借當地部落民人生的研究慰藉痛苦的。式曼斯奇猶太人一段話，是在寒暑表零下三十度的西伯利亞殖民地，把一個名叫排爾諦伽的男子埋在『半凍地下』的哀話；這作品又是把一個忘不了故鄉的猶太人底話作了插話的。作者自身底絕望的厭世觀，和對於自然的銳敏的感覺，都交織在特別美的散文詩裏面。

七

馬謝茲也是描寫雅庫次克 (Yakutsk) 地方列那河 (Lena)，近傍的一個街的小說。這小說底形式是把那質朴的、慄悍的馬謝茲——人稱爲狼的種族裏面的一人——底羅曼的半生作爲作者聽見的。愛妻底兄在作德國底爪牙，害祖國；

人都以為他也是同黨，都不肯理他。他這波蘭魂非常堅固的心，直的頑梗人馬謝茲，就忍不住，刺殺了舅兄和別一個惡漢。『人都問我（馬謝茲）：「你爲甚麼作了這樣暴戾的事？」我把一切理由說明了，人都不問甚麼了。但我就要一生受罰了。』

『我（息洛綏夫斯奇）凝視了馬謝茲。他底臉色比他對面的白壁還要白，像屍骸一樣青。他並沒有動手，手指卻痙攣地顫動了。』

『我使他想起了過去，再經歷了一遍那可怕的光景；我非常過意不去。我又一面自責我底輕薄，又凝視了他底眼睛。但這回我却驚得臉都青了。他底眼睛像泉一般清得發光，像嬰兒底瞳仁一般清靜天真。』

『北風在外面捲着飛雪狂奔。我走着冷靜荒涼的街，回到列那河堤上自己獨居的寂寞的住處；這時我不知起了幾次可怕的感覺。我到了住處之後，這可怕

的感覺還是一夜不消……受狂風鼓盪的奈卡河底浪聲總離不了我底耳邊。雜在這騷聲裏面斷斷續續的一個號聲彷彿是說：「啊！至上空中的至尊恕我！」

八

這種技巧，或許有人要說彼是舊的傾向。但在波蘭文學卻完全是必然的，又是本質的。如果能夠在便宜上把一國民底藝術本質分起類來，可以說通波蘭文學所有的藝術特性不是理性和思想的藝術，多是情感的藝術，情感的世界。我想這豈不是歷史賦與波蘭國民性的副性，不知不覺成了本質的屬性的麼。這不是波蘭要逃脫俄羅斯和德意志殘暴的壓迫，要求自由的煩悶麼，不是因為這自由得不到，就養成了極端焦急的反抗性，慍悍性，和多感性麼。波蘭文學中，多是描寫這反抗性和慍悍性底發露的。

在原始上，他們原來就是感情的國民。他們那富於浸潤性和感受性的本質，

像吸水紙吸取墨水一般，銳敏地吸收了那散布着特別豐富的祖國底自然美，也是當然的事。但嚴寒北地底大自然，一方面又使他們對於自然得到了無限的恐怖和忍從。由這印象發生出來的效果很容易看出；他們對於慘澹的現實生活絕望的一刹那，他們總是像嬰兒手抱母乳一般回到親愛的大自然底懷中。

但一方面又有他們不能理解的神祕的嚴肅的自然，他們對於這種自然的恐怖，就變成了迷信，又成了傳說。況且他們從屬國的歷史，又把他們國民驅到可憐程度的無智的境遇了。息洛綏夫斯奇在他恰克切底末段，描寫一團傳道師，在加克·隆敦 (Jack London) 作品裏面所描寫的那樣極地底寒地，行走那無人的雪野的情景。這雪野底巖和巖底裂縫中間，有一個可怕的面孔在瞧人，於是這一團傳道師就口裏叫着『啊！可怕的巖精！』手裏畫十字。

九

像這樣，自然在波蘭國民，不是像在別的國民作人類之對象的自然，乃是浸入了他們人生裏面，化爲人生的自然。所以區別了自然和人生的藝術就無從發生。

波蘭藝術又是情感的文學，他們對於事物雖作綜合的觀察，卻不作分解的觀察。他們不表示事物，不耽溺於嚴肅的現實觀；他們却浸潤着夢幻的美麗的羅曼的傾向，對於人生易於作概念的觀察。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波蘭文學和——那浸潤着他那隣國他那主權國的俄羅斯、德意志的——近代精神底苦悶沒有接觸。所以波蘭文學沒有哲學，沒有深刻的性格描寫；都是類型的外貌的。他們底情感是沒有受過理知底洗練的；情感也就略乎是粗雜的，間斷的，缺少省察，少有深味和思想。雖有微妙的心理描寫，但很少創造個性的特殊問題以及思想的悲劇。他們底傾向，比之 *A Life* (個人)，多偏在一般的 *Human being* (人類)。

要勉強點說，上述許多作品中，那以廠東和職工間的葛藤爲材料的普洛斯底回波，和以一個個人主義者底轉機爲材料的什朗斯奇底強的性，或者可以說是得了近代的暗示的作品。但他們在這些作品裏面要對我們說的是甚麼？人生底正不正究竟都是回波都是因果報應；爲滿足自己官能底情欲，而剝削勞動者底勞力，增加了自己財富的廠東父子底運命怎樣了？浪費之子因決鬪死了。貪婪之父因勞動者底反叛，焚燬了自己和一切財產，自滅了。把皮酒瓶底塞子投到靜止的池面了，波紋就或大或小地非傳到岸邊不止。有一天親友的牧師吃着皮酒對於廠東的父所給的一生的教訓，不就是這回波麼？

懷着大志，隱在冷靜荒涼的村鎮上的醫生奧巴列奇，因爲是很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和鎮上的無論甚人都不能投合。他很不能忍受那鎮上潮溼陰鬱的空氣。

有一天因受病人底請，經過幾里路的雪地，走到一個住着一個老媽的不成樣的鄉下小學校了。所謂病人就是那小學校底女教習，是從前拒絕了他底愛的婦人。現在伊患了瘟熱病，因大熱暈得連他底面孔都看不清白地死了。強的那個女性。達爾文主義使徒的那個女子，只因爲心太頑強，就不能不在這樣荒涼的教室裏面拋棄伊青春的生命。自此以後奧巴列奇就像變了人的一樣成了一個受人歡喜的好醫生，錢也賺了，醫術也流行起來了。這就是強的性底教訓。

一一

波蘭文學裏面所描寫的人物或主人翁都是陰暗悲觀的，都是絕望呻吟的一類東西。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兩方面都廣大地彌滿着受虐待的亡國民底慘狀。什朗斯奇底黃昏是描寫波蘭底農夫漸漸受地主虐待的情形的。短工的跋來克·葛巴拉 (Walek Gibala) 夫婦受貪婪的雇主底播弄，每天不能不爲極少的

工錢去挖泥。今天天已黃昏了，他們兩人雖然掛念着小孩還是繼續勞動着。「獨輪車底輪軋地叫喊。霧底波浪像注在水裏的牛乳一般，在漸漸暗黑的山中，動盪不歇。長庚星低低地出在天上，抖抖地將他底微光射到黑暗上面。」這是何等悲慘！令人墮淚的情感細微搖動。「看呵，人生底希望在運命面前是何等脆弱呵！看呵，他們在上帝記了火號在天上的神命面前是何等無力呵！」這幾句話是普洛斯在古埃及底傳說底開卷象徵那『古埃及底傳說』的幾句話。以觀看何爾巴因 (Hans Holbein) 底名畫死底舞蹈的氣分，描寫了祖國農夫底運命的戈木列奇底農夫，是蒼白的幻滅悲哀，無望的故國悲慘的形相，鮮鮮明明地映到這國藝術家胸中了的，是懊惱的詠嘆。波蘭作家們表白感情的語辭底精練，合表白底美麗和適當，我真不能忘記了。

一一一

總而言之，久處忍從的地位，而猶完全保存精神底自由，把有光彩的波蘭文學保持到今天的波蘭底統緒，是很有讚美的價值的。現在勉強得到了民族的自由的新波蘭，將由這些藝術界底新人物造出些甚麼來呵？顯克微支曾經描寫的『期望的國』便是世界文壇所期望的『期望的國』不是呢？

（原載早稻田文學去年三月號）

波蘭近代文學泰斗顯克微支

沈雁冰

十九世紀後半，世界文學界上忽然出現了兩個面生的民族的文學，很震動一般人的耳目。——這就是波蘭的新興文學和猶太的新興文學。

波蘭和猶太——這兩個老民族，歐羅巴的地圖上早失却他們的位置了，然而在世界的學術史上，不但猶太人常常發揮他們民族的光輝，波蘭人也不肯落人後；他們的努力的結果，常常是震驚一世的新學說新理想，這是凡有常識的人類能言之，不用我多說的。不過欲使人人的超現實世界中重新有一個波蘭有一個猶太存在，到底還靠這兩個民族的文學家能用自己的文字表現自己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對於這一類的文學家，無論他的作品能否對於世界文學界盡多少貢獻，我們都應該景仰他了解他；這是我作此篇文字的一點意思了。

至於對於亨利克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 我却覺得他肩的有兩重責任：他一面是新興的民族文學的領袖，一面是世界文學推進者的一個。他的偉大，不在著作之多，也不在每部著作篇頁之多，(曾有人把這兩項推重顯克微支的) 也並非因為他曾受一九〇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卻在他能兼有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的精神，確確實實，而又很有理想地有主張地表現人類的生活，喊出人類的籲求。他的著作，不論是描寫血肉橫飛的戰爭，闐無天日的官吏鄉紳土豪，在慘悽的表面的底下，一定有個面目完全不同的根本思想伏著——這就是「愛」，愛人類的「愛」；他自己曾說：愛是一切文學的基礎；法國有名文學批評家格拉比博士 (Dr. Glabisz) 也說：顯克微支汗牛充棟的著作只創造了一個字，就是「愛」。

在一八九三年的時候，英美的文壇上還不會出現顯克微支的名字，然而在一八九五年，全世界都講顯克微支了。顯克微支的長部著作波蘭的家庭（註一）你往何處去（註二）十字軍騎士（註三）的譯本，在一八九五——九六——九七這三個年頭中接連著出世。其他翻譯的短篇集子，尚不計在內；文學家受人熱心的研究，沒有更盛的境況了。

〔註一〕原名“Rodzina Polanieckich” 一八九五年華沙出版，三卷。英譯名“Children of the Soil”

〔註二〕原名“Quo Vodis” 一八九六年華沙出版，三卷。英譯名不改。

〔註三〕原名“Krzyzacy” 一九〇〇年華沙出齊，共四卷。英譯一八九七年出版者祇一部，後在一九〇〇年有全譯本，亦有節譯本。

顯克微支是一八四六年五月四日生，幼時在華沙念書；大約在一八七六年一八七七年之交，他到英國的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同行同伴中有一位女士喚做馬達裘思卡 (Modjeska)。他們到美國，是一個團體，宗旨想在美國創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村落；然而結果是完全失敗。顯克微支只好仍回波蘭，從此以後便開始了文墨生涯。馬達裘思卡女士也轉而研究美術，到英國做舞臺佈景的主任，直到死。

顯克微支第一部著作，喚做本國的一個預言的，是一八七二年出版；這本書現在不大有人講起了。他游美國的時候，也常常通信投稿，在波蘭日報 (Gazeta Polska) 上發表。一八九五——六年，你往何處去陸續發表，文名就立刻大起來；這部書雖然不是他的最好著作，卻是他最出名的著作，不但曾譯為三十幾國的

文學，且被人改編做劇本，在英法德等國內演過。

同時，他又著歷史小說——極長的，描寫戰爭的歷史小說——更見了他的不凡的文學天才。這些歷史小說，雖則大都取十七世紀時波蘭和哥薩克土耳其瑞士等國戰爭的歷史做材料，但是表現的主點，卻不在當時的戰史而在當時的社會生活。像這一類的描寫，是顯克微支所獨擅長，除了俄國的托爾斯泰，沒有人能比得上的。這些歷史小說中有名的是火與劍（註四）、洪水（註五）、密都爾（註六）。這三大部。向二十世紀開頭的時候，十字軍騎士出齊，更給顯克微支一個好的歷史小說家的美名。

〔註四〕原名 *Ogniem i Mieczem*，四大卷。有兩個英譯。

〔註五〕原名 *Potop*，六大卷。英譯縮為兩卷。

〔註六〕原名 *Pan Wolodyjowski*，三大卷。英譯有 J. Curtin 與 S. A.

Binion 兩種，前者更有名。

我們看見過許多歷史小說，都覺得沒有顯克微支的那麼好；火與劍的讀者，一定自疑所讀的是歷史，因為考證之詳明確實，正史也不能及；但是，回過味來，却又覺得火與劍決不是歷史，是小說。他的一行一字固然莫非史實，然而在字與字的中間，行與行的縫裏，赫然顯露着顯克微支代人類全體的呼籲。讀者起初也許要生一點厭倦的心，但是讀過了一半，一定不肯再放下；從這一點觀察，雖有人毀顯克微支，以為他的歷史小說都從大仲馬及司各德的著作內脫胎來的，我卻見得顯克微支實在高於大仲馬和司各德了。

密却爾裏的 Zagloba 很和亨利第五裏的 Falstaff 相像；有人據此以說顯克微支的書中人物都是抄襲描摹的，不是創造的，便是最公平的批評家也欲說

顯克微支是採取莎士比亞的人物，這話顯克微支自己不很承認，他以為Zagloba比Falstaff好些，因為莎士比亞把Falstaff寫成一個驚怯的人，他卻把Zagloba寫成一個受人掠奪而無抵抗的人，在必要的時候，能毅很勇敢的爭鬪。（顯克微支的話見Van Norman的文中，題作與顯克微支的談話，登過Outlook週報）

顯克微支所造出的英雄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意志堅強經過千辛萬苦的。他書中形容黑闇愁慘的境地都使人不覺得喪氣，反覺得憤怒奮發。如密卻爾這部大書，滿紙淋漓著血，地獄的黑暗和痛苦，表現得逼真到十二分。但這些決不是顯克微支所欲表現的主點，顯克微支欲表現的是這書中的英雄經過了這些痛苦反磨練成了他的人格，每一個刀傷既發展了他的肉體，也發展了他的精神。又

如洪水中的克米太亦然。在此書中，顯克微支也不是想描出洪水與荒野，乃是在表現出克米太的漸漸兒由黑暗到了光明。

顯克微支是描寫外廓和分析心理兩件事都很精妙。他可以描寫一個草原的日夜景色，四季變態，成一本書。他也能分析心理，把一個人的靈魂放在顯微鏡底下放大，好像那本無偏見（*Bez Dogmatu*）所以他不但如佐拉的肉感派，兼亦是如屠格涅甫的思想派。

*

*

*

*

顯克微支的文學作品初到世人面前的時候，大家都把他當作浪漫派的文學家看待，那知他在本國卻是寫實主義的衝鋒人，誰認他是個浪漫文家？他的波蘭家庭和無偏見實是波蘭文中最早的寫實小說，在波蘭思想界發生的影響，不下於俄國海爾岑（*Herzen*）的少年日記了。

但是顯克微支的思想卻又是基督教的思想，他很讚揚基督教的道德觀念。波蘭家庭這部書實是以基督教的道德觀念做基礎。他對於純客觀的寫實主義不很贊同，他以為小說應當積極的幫助人生確立健全的人生觀，不祇是指摘人生的壞處；應當發揮描寫人性善的方面，不祇是惡的方面。他的佐拉論的大意謂：『我信文學是人類靈魂的急切呼求底反映，高聲喊着要改變生活；惟其我是如此自信的，所以我就這樣做，不管別人看了是喜歡呢是不喜歡。人們思想的時候，一定得依照著論理學的律令。因為人們大家都是要活着的，所以在他們活着的時候，不可不有些安慰，有些期望。佐拉派的文學家卻只把些不解決的煩悶，給了人們，使人們失望，悲觀，愈趨於黑暗。』

我們看了這些話，不禁想到俄國的托爾斯泰若拿托爾斯泰和顯克微支相比，有許多相像的地方：

(一)托爾斯泰的著作兼有浪漫和寫實的精神，和顯克微支彷彿。

(二)托爾斯泰戰爭小說如戰爭與和平，又長又警策，又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不專講戰爭，和顯克微支的火與劍正相似；便如婀娜傳也正和波蘭家庭彷彿。

(三)托爾斯泰的道德——無抵抗主義——却正和顯克微支的艱苦修鍊人格說相似；兩個人同是信着基督教道德，（自然托爾斯泰不信現在的所謂基督教道德）也很相似。

顯克微支不是一個很難了解的文學家，祇是沒有一些忍耐心，便不能看他的歷史小說。有人稱他是文學界的鐵匠——誠然顯克微支是個偉大的著作家，著作既多，描寫的範圍也很廣。但是顯克微支的偉大處決不在此，那是我上文已經說過的了。

二草原 (Duhberbejoj)

波蘭 顯克微支 著

周作人譯

有兩片土地相並的排著，正如兩個極大的草原，中間只有一條明麗的小河將他們分開。

這河的兩邊，在某一地點漸漸的分離，便造成一個淺的渡口——一個盛着安靜清澈的水的小河。

人們可以看見純青河流下的黃金色的底，從那里長出荷花的梗，在光輝的水面上發花；虹色的蝴蝶繞着紅白的花飛舞；在水邊的棕櫚樹和光明的空氣中間，鳥類叫着，彷彿銀鈴一樣。

這是從這邊到那邊去——從生之原往死之原去的渡口。

這兩面都是那至高全能的梵天所創造，他命令善的毘濕奴主宰生之國，智的濕縛主宰死之國。

他又說道，「你們各自隨意做去。」

在屬於毘濕奴的國內，生命便沸涌出來。太陽開始出沒，晝夜也出現了，大海也漲落起來；天上有雲走着，滿含着雨；在地上生出樹林，許多的人，獸和鳥也都出來了。

那善神創造愛，使一切生物能夠生產子孫，他又命令愛，叫他同時便是幸福。這時候梵天叫毘濕奴去，對他說道：——

「在地上你不能思想出比這更好的了，天上又已經由我造成，你可以暫且休息，讓那所創造的，便是你所稱為人的，獨自去紡生命的絲罷。」

毘濕奴依了梵天的命令，於是人們開始照管自己了。從他們善的思想裏，生

出了喜悅；從惡的思想裏，又生出了悲哀。他們很驚異的看到這生活並不是無間的喜宴，而且梵天所說的生命之絲，也有兩個紡女紡績着：一個有微笑的面貌，一個有淚在伊的眼中。

人們走到毘濕奴的座前，訴說道：——

「主呵，悲哀裏的生活是不幸呵。」

他答道，「讓愛來慰安你們。」

他們聽了這話，便安靜了，一齊走去。愛果然將悲哀趕走，因為將他和愛所給與的幸福比較起來，便覺得很輕了。

但是愛卻同時又是生命之產生者。雖然毘濕奴的國土是極大，但人類所需要的草果蜂蜜樹實，都缺乏了。於是最聰明的人們起手來砍去樹木，開闢林地，耕種田野，播種收穫。

這樣，工作便來到世間。不久大家須得一律分任；工作不但成爲生活的根本，而且便是生活的本身了。

但是工作生勞苦，勞苦生困倦。

人們又來到毘濕奴的座前，伸着兩手，說道：——

「主呵，勞苦使我們衰弱，困倦住在我們的骨裏了；我們希求休息，但是生命要索我們無間的工作。」

毘濕奴答道，「大梵天不許我改變生活，但我可以創造一點東西，使他成爲生活的間歇，這樣便是休息。」

於是他創造了睡眠。

人們很喜悅的受了這新的賜品，大家都說從神的手裏接受來的一切物事之中，這是最大的恩惠了。

在睡眠裏，他們忘記了他們的勞苦與悲哀；在睡眠裏，那困倦的人回復了他們的力氣；那睡眠揩乾了他們的眼淚，正如慈母一般，又用了忘卻的雲圍繞着睡者的頭。人們讚美睡眠，說道——

「你祝福了，因為你比醒時的生活更好。」

他們只責備他，不肯永久的留着；醒又來了，以後又是工作——新的勞苦與困倦。

這思想苦迫着他們，於是他們第三次走到毘濕奴那里說道：——

「主呵，你賜給我們大善，極大而且不可言說，但是還未完全。請你使那睡眠成爲永久的。」

毘濕奴皺了他的額，因為他們的多事，所以發怒了，回答道，「這個我不能給你們，但在河的那邊，你們可以尋到現在所要的東西。」

人們依了神的話，大家走向小湖；到了岸邊，他們觀看對岸的情狀。

在那安靜而且清澈，點綴着花朵的水面之後，橫着死之原，濕縛的國土。

那里沒有日出，也沒有日入；也沒有晝，也沒有夜。只有白百合色的單調的光，融浸着全空間。

沒有一物投出陰影，因為這光到處貫徹，——彷彿他充滿了宇宙。

這土地也並非不毛；凡目力所能到的地方，看見許多山谷，滿生美麗的大小樹木，樹上纏着常春藤；在巖石上垂下蒲陶的枝蔓。但是巖石和樹幹幾乎全是透明，彷彿是用密集的光所造。

常春藤的葉有一種微妙清明的光輝，有如朝霞；這很是神異，安靜，清淨，似乎在睡眠裏做着幸福而且無間的好夢。

在清明的空氣中，沒有一點微風，花也不動，葉也不顫。

人們走向河邊來，本來大聲談講着，見了那白百合色的不動的空間，忽然靜默了。過了一刻，他們低聲說道，「怎樣的寂靜與光明呵！」

「是呵，安靜與永久的睡眠……」

那最困倦的人說道，「讓我們去尋永久的睡眠罷。」

於是他們便走進水裏去。藍色的深水在他們面前自然分開，使過渡更爲容易。留在岸上的人，忽然覺得惋惜，便叫喚他們；但沒有一個人回過頭來，大家都快活而且活潑的前行，被那神異的國土的奇美所牽引。

大衆站在生的岸上，這時看見去的人們的身體變成光明透徹，漸漸的輕了，有光輝了，彷彿與充滿死之原的一般的光相合一了。

渡過以後，他們便睡在那邊的花樹中間，或在巖石的旁邊。他們的眼睛合着，但他們的面貌是不可言說的安靜而且幸福。在生之原這裏，便是愛也不能給與

這樣的幸福。——一切留在生這一面的人，見了這情形，互相說道：——

「濕縛的國更甜美而且更好……」

於是他們開始渡到那邊去，更加多了。老人，少年，夫婦，領着小孩的母親，少女，都走過去，像莊嚴的行道一般；以後幾千幾百萬的人，互相推擠着，過那沈默的渡口。直到後來生之原幾乎全空了。這時候昆濕奴——他的職務是在看守生命——記起當初是他自己將這辦法告訴人們，不禁顫抖起來。他不知道怎麼纔好，便走到最高的梵天那里。他說道：——

「造物主呵，請你救助生命。你將死之國造的那樣美麗，光明而且幸福，所以一切的人都棄捨了我的國土去了。」

梵天問道：「沒有一個人留在你那里麼？」

「只有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他們這樣的互相愛戀，所以情願失卻那永久

的安靜，不肯閉了眼睛，使彼此不能相見。」

「那麼你要求什麼呢？」

「請你將死之國造得更不美麗，更不幸福；否則就是那一對的人也怕要捨我而去，在他們的愛之春天一經過去之後。」

梵天想了一會，說道：——

「不，我不去減少死之國的美麗與幸福，但我將別造一點東西去救存生命。自此以後，人們當被規定渡到那邊去，但他們將不復自願的去做。」

他說了這話，便用黑暗織了一張厚實的幕，造了兩個生物，苦痛與恐怖，命令他們將這幕掛在路口。

生命又充滿了生之原了，因為死之國雖然仍是那樣的光明而且幸福，人們都怕這入口的路。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的小說，由我譯出的，有炭畫（單行）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域外小說集內以上皆文言）會長（點滴內）願你有福了，波尼克拉的琴師（現代小說譯叢內）共六篇。這一篇也是從世界語波蘭文選譯出，原註云印度故事，與你祝福了同屬一類，是空想的詩的作品。格拉波夫斯奇 (Grabowski) 的萬國文選裏，又有他的一篇宙斯的裁判 (Lajugo de Zeñs)（記者案，此篇已有魯彥君譯出，載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四號）也是這一類的希臘的故事。這種新作的古事，猶如舊酒囊裏的新酒，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無論時地情事怎樣的渺遠荒唐，但現代人的心卻在底下跳着，所以同寫實作品一樣的能夠引動我們的心情。七月七日附記。

猶太人

波蘭 式曼斯奇 著

周建人譯

這是在……年；但年代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只要說這事的出現是在耶庫支克，十一月初，在我到霜雪的首府的一兩個月之後，就夠了。

列氏酒精溫度表已降到冰點下三十五度。我正恐怖着想念我的耳朵和鼻子的將來的命運，他們纔從波蘭來到這裏，已經屢次很熱烈的反抗了強迫的氣候馴服，現在卻又要他們去長時的試驗了。這試驗的原因，就因為我們的植民的一分子，彼得庫爾布，譯名排爾諦伽（Baldyga 意義是笨漢）的，在兩日之前，死在醫院裏了，今天一早我們將去給他盡我們最後的職務：便是埋藏他衰耗的身體在冰硬的土地裏。

我只還等候一個知人，是應許告訴我埋葬的時間的。我等了不久，他就到了，我極仔細的包好了我的耳朵和鼻子，和他們一同到醫院去。

這醫院在那鎮外。

在院子裏，去別的屋宇略遠之處，有一間小屋——這便是死骸室。

便在這房間裏，躺着排爾諦伽的軀殼。開了門，我們進去，裏面的全景，使我們一小隊起了一種悲涼的感觸。我們大約是十人，或者更多幾個；大家都不覺面面相覷了；我們見自己正對着一個冰冷的裸露的實體，是並不遮一些假象的布片的……

在這小屋中，看不見一個桌子和一個椅子，所有的只是被霜刷遍了的牆壁，在鋪滿雪花的地面上，躺着一個一樣雪白的，伸開而且長大的，蓋着一枚置布的死屍，向空中翹着那凍結的鬍子。這正是排爾諦伽。

死屍是駭人之硬了。我們將他移向門口近些光，使他容易裝進預備好的棺材裏去。

我在白晝的光中，一見除去積雪之後的排爾諦伽的面貌，是使我永不能忘記的了。那嚴厲的容貌上，印着奇異而且難以言傳的苦痛；在圓睜的眼裏，大的眼珠怨恨似的遠望着肅殺的霜雪的天空。

我們中的一人，見那死人的面貌很使我感動了，便對我說，「那人——他是一個好人，他永遠是壯健而且耐勞；他常給窮苦人做庇蔭和支柱。但他很固執，像庫爾布家的一切人們一樣；他到他的最後還相信他總能回到那萊夫（Narav 鄰近他家的一條河）去。直至臨死之前，他纔知道永不能再到那里的了。」

其時這化石的軀殼已經放在棺中了，并且安在小小的單馬的耶庫支橋上。於是那裁縫的妻子V——是一個富於宗教經驗的人——代行牧師的職務。伊

唱起「Ave Maria」來，我們都用了斷續的聲調附和着。此後，這行列便向葬地走動了。

我們很快的走；這冰凍正嚴冽，勒令我們匆忙。我們終於到葬地了。各人都擲一把冰凍的泥土在靈柩上……隨後是鋤頭的熟練的幾下……一刻之後，只有一個小小的新造的土堆，來證明排爾諦伽先前曾經生存在這地上的事實了。然而這見證也不能久存——不過只是幾個月。春天一到，日光來融解他，塚便要塌陷下去，和其餘的地面一樣平坦，野草便生在上面。一年兩年之後，這回送葬的人們也將死亡，或者迸散在廣大的世界上；即使生身的母親來尋訪他，伊也不復能在這地上發見一點痕迹了。但是，的確沒有人來尋這已死的人，便是狗也不再問他了。

排爾諦伽曾經知道這情形；我們也知道；於是我們默默的走散，各自回家去。

了。

葬後的次日，霜雪更其嚴冽了。我所住的一條狹小的街道中，看不見對面的屋宇，因為雪花的煙霧密密的布在地上，如雲一般了。太陽已不能穿通這煙霧；雖然那街中並無一個生物，但因為空氣遇着嚴寒，成了極厚的凝結，我便接連的聽到裂雪的金屬聲，牆壁和地面在霜雪中破裂的尖利聲，和悲嘆似的耶庫支人的歌聲。耶庫支的冰凍顯然到了，他將最可怕的北極的寒冷作為兒戲的事。他使人生充滿了不可言喻的恐懼，使生物各自覺得完全的孱弱。他們雖然蹲下，將身子縮作一團，如可憐的小野獸，被一羣壯大善咬的猛犬所窘迫，但他早已明白，那是完全無濟的，這不可感動的讎敵遲早總是勝利的了。

排爾諦伽的影象連續的現到我的心中來，似乎他還活着。我對着已經開手

的草稿，坐了一小時，但是不能往下做；我手中的筆也落下了，而且我的亂暴的思想遠遠的飛過雪境和冰霜地上去了。我硬想喚起我的理性來，而竟枉然，我又疊連幾十次反覆了醫生的忠告，也枉然了。數週間以來，我對於這病，這懷鄉病頗能抵禦得住，但現在卻覺得全被克服而且沒有精力了。嚮往故鄉的渴望，吞齧了我，而且毫不憫恤的消蝕了我了。

我先前屢次不能抗拒那誘惑的夢想；我今日卻竟能做到麼？這誘惑比平時更強，而我卻比平時更弱了。

去罷雪和霜，去罷耶庫支克的現實！我擲了筆，在菸草的雲霧的環繞中，我放縱那狂熱的空想去了。

這惡作劇的當真帶了我去了！

我的思想迅速的飛向遼遠的西方去，過了林和野，過了山和河，過了無數的

邦國和城市，展布那真實的幻景在我面前：維司都拉河畔是我本國的平原，沒有艱難和人間的辛苦，充滿着美麗與調和。我的嘴不能宣揚，我的筆也不能寫出這幻美。

我看那些黃金的田野，那綠玉的草地，那對我喃喃的說些過去時代的古老的森林。

我聽那波動的穀穗的沙沙的音響；有翼的歌人在林裏的歌吟；傲然的抵抗着風暴的大槲樹的密語。

我醱酊了那些香味，是來從香木林中，和那開花的田野的，裝成閨秀一樣清新的深藍的野菊，和春天最甘香的美——天真爛漫的堇花。

……我的各個神經都覺着我故鄉空氣的愛撫……我感到日光的啓發生命的功能；雖然外面的冰霜軋軋的響得更其猛烈，在玻璃窗外露着牙向我更加

威嚇，而我脈中的血流得更加活潑，我的頭熱起來了，被了咒禁似的，我看且聽，我無所見，也無所聞於我自己周圍是怎樣的情形了……

我並沒有見聞，那門怎麼推開了，而且進來了什麼人；我更沒有留心蒸汽的環暈，那是每開一次門，必有許多擁進房間裏，全籠罩了進來的人的。我並不覺得寒冷；他闖進人的居處，帶着一種強橫的、故意的態度。其實，我並沒有見聞，一直到幕地覺得有一個人到我的近旁。我還未看出他來，卻無心的發了一句耶庫支的常用的問訊

「Joch nador?」（什麼？）

答話道：「先生，這是我，是一個賣雜貨的。」

我擡眼看了。他雖然穿的是牛鹿的皮革，我立刻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小

市鎮中模範的波蘭的猶太人。倘有人在羅西支或沙爾那克地方見過這樣的一個人，那一見便能認識，無論他穿着耶庫支或巴太戈尼亞的服飾。我一見便知道他。並且已經說過，我當時還是半意識的，幾乎全是機械的發了一句問訊，而這猶太人站在我面前，卻並不十分急劇的擾亂我的夢想；所以這對比也還沒有十分的高低。其實我卻很愉快。我帶着一種愉快，凝視那熟知的容貌。這時候猶太人的出現，似乎非常自然，因為我的思想和感情這時正在我的故鄉了——在我們的市鎮和小村裏，正住着若干相像的猶太人呢！他所說的幾句波蘭話，在我的耳朵聽了，也很愉快。我很和氣的看着他，一半卻還在夢境裏。

這猶太人靜立了片時，忽然回轉身，退到門口，極忙的脫下各樣的衣服來。其時我纔清醒了，知道我還沒有回答他。那我的伶俐的鄉人，誤會了我的沈默，預備將他的貨物，陳列給我看了。我趕忙給他解釋這錯誤。

我急忙叫道：「朋友，神呵！你做什麼？我不要買東西；我不缺東西用。不要無益的拿出你的貨物來，去罷，上帝祝福你！」

那猶太人便不解開他的貨物了，默想了一會，走近我面前，背後拖着那半解的陀凱，（巴音博士世界語譯本注云，*Docha* 是冬天的外衣，用二皮做成，一前一後，普通用鹿皮，貧人則用牛皮爲之。）並且用了破裂的聲音，急速的雜亂的說：

「對了；我知道你不要買什麼東西。先生，我在這裏長久了，很長久……我在昨天以前，並不知道你已經來了。你是從華騷來的，不是麼？昨天他們纔對我說，你到這裏已經四個多月了。我不曾早知道，這是怎樣可惜的事呵！我便應該早已來過了。我今天尋你足有一點鐘，先生；我一直走到鎮的盡頭——並且寒冷又這樣的刺人——給鬼拿了去……先生，倘你應許我——我不多煩擾你的……只有幾句話……」

「你有什麼央我的事麼？」

「我只有一點閒話要同你說，先生。」

這回答並不使我驚奇。我遇見過各樣的人，其中也有猶太人，他們的來訪，便都只爲要和從他的故鄉出來的人，說「一點閒話。」那些人們，所愛好的有各種各樣的事項。這中間最多的是簡單的好奇者與饒舌者，只爲探問他們的親族，也有些政治家，而其中很有許多是彷彿全然瘋狂了的！但這些人們，政治究是一種特別的嗜好。所以現今聽了客人的志願，我又重複說，這並不使我驚奇。我雖然極願意將這件牛皮袍難聞的氣味，從速拿出我的屋外面去，但我卻很和善的請他脫下外衣來，並且請他入了坐。

那猶太人分明很喜歡。他即刻傍着我坐下，而我現在也可以更切近的看他了。

猶太種人各樣的特徵，都總結在傍我坐着的那人的臉上：這碩大、微彎的鼻子，和窪下的鷹眼，老胡瓜色的楔狀的鬚鬚，低下的前額，生着濃密的頭髮；這一切，那來客便無所不備的。但是，他並不使我不愉快，這大約是因為在他憔悴的面貌上，能夠看出一種真誠的坦白和好意來。

「請你告訴我，你從那裏來，名叫什麼，你在這裏做些什麼，並且你爲什麼要來見我呢？」

「先生，我是盧巴耳妥夫來的斯魯爾。你也許知道這地方——離魯勃林很近。是的，在我們那里大家都以爲相去很遠，先前我也這樣想。但現在是，」他用力的說道，「我們知道盧巴耳妥夫與魯勃林是很近的。」

「你在這裏長久了麼？」

「很久；幾乎三年了。」

「那卻算不得很長久；有在這里住到二十多年的，我曾經在路上遇見一個從維爾那來的老人，他在這里將要五十年了。他們纔真是很久了。」

但這猶太人遮斷我。說「他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這里已經很久了。」

「時光在你顯得如此之長，你在此想必只是一個人罷？」

「阿，不的，和我的妻和一個孩子——我的女兒。當我動身的時候，有四個小孩；但是，那可怕的路，上帝保佑我們，我們足足走了一整年！你知道罪人在西伯利亞的路程是怎樣的。……三個孩子只在一禮拜裏都死了，——彷彿是就在一回。三個孩子！……說說是容易的！……至於埋葬他們的地方都沒有，因為那里並無我們的葬地……我是一個呼忒派的，」他輕輕的說，「你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先生……我是嚴守法律的……而上帝罰我有這樣酷……」

他在深的感動裏，默然不語了。

我想用幾句話來慰藉他，我說：「我的朋友——在這樣的境遇裏，人不能再論這些區別了；到處的地都是神的。」

而這猶太人受了火傷似的，直跳起來了。

「神的？怎麼是神的，什麼是神的？你在怎麼說？這是狗的地！吓！吓！神的地！你莫說，你羞罷！神的地，永不溶解的麼？這是被詛咒的地？神不願意人們住在這裏：倘他願意，他不會是這樣的。被詛咒的，下等的是這地！吓！吓！」

他四處吐着唾沫，頓着腳。他閉着嘴，緊捏了手指，恐嚇那無辜的耶庫支的土地。又喃喃的說着猶太的詛咒，後來用盡了力氣，便倒在我近旁的椅上坐下了。

一切被流配的人，不論宗教或民族的如何，都不喜歡西伯利亞；但這狂信的呼忒忒派人，卻只能從靈魂的最深處涌出憎惡罷了。我守候着，待他的平靜。曾在嚴厲的生活學校（譯者按此指世界）裏受過教育的這猶太人，即便定了神，鎮

定他的感動；過了一刻，當我含着疑問的注視他眼睛的時候，他即刻回答我說：

「請你寬恕我；我並沒有對人說過這些事，我在這裡能對誰去說呢？」

「這裡沒有猶太人住着麼？」

「猶太人麼，先生？他們不是猶太人，他們和這裡的住人沒有分別……沒一個嚴守法律的。」

我怕他從新發作起來，所以不聽他說完，決計改換談話的方面，便簡短的問他，他現在要和我說的是什麼事。

「我想知道我們那里的情形，先生。我在這裡這許多年了，但是我還沒有聽到過那里已經怎樣。」

「你問的有點含糊，我不能一下子就告訴你。我不知道你關心的是什麼事，——許是政治罷！」

這猶太人不開口。

我斷定現在這來客，也如許多別人一樣，是關心政治的；雖然他們還不會知道這名目。我便開手講那反復背熟的刻板似的一段話，關於歐洲和我們自己的政治情形的。但這猶太人卻很不耐煩的將我打斷了。

我問他說：「那麼，這事於你沒有趣味麼？」

他很率直的答案道：「我是從不想到政治的。」

「阿，現在我明白你的來意了！你願意知道的是猶太人現做什麼事，和貿易怎麼樣罷？」

「他們自然比我舒服得多。」

「是呵，那麼，你是要知道我們那里生活費是否很貴，市價怎樣，牛酪和肉之類是什麼價錢罷？」

「那於我無用，因為即使在那里更其便宜，這里卻一點都得不到的。」

「這也不錯；但是鬼叫你要什麼事的呢？」

「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說纔好。你看，先生，我常想……我這樣的想……」

：那理夫加（這是我的妻的名字）問我說，斯魯爾，你爲着什麼事呢？我怎麼能告訴伊，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着什麼事。」他又添上一句道，「也許有些人要笑我罷？」於是悚然的向我看，看我也在笑他沒有。

但我並沒有笑他。我對於他覺得很有興味了。明明有一些事，使他受苦——這原因他不能知道，又不能用言語來表明，因為他的話又講的很拙笨。想幫助他，請他不要忙，我的工作是不急的，我們可以談話一點鐘等等的話，安了他的心。這猶太人將眼色表示了謝意，略想一刻，便這樣的開談了：

「你什麼時候離開華騷的呢？」

「照俄國曆計算，在四月底。」

「那時候，那里是冷，還是熱呢？」

「很熱，我當初是穿了夏衣走的。」

「熱麼？但這里——是那冰凍呵。」

「你已經忘記了那里本是這樣的麼？總之田是四月裏下種，而且各樣樹木都是綠的。」

「綠麼？」斯魯爾的眼裏閃出喜悅來。「是了，是了，綠的——但這里——是那冰凍呵。」

現在我纔知道他到我這里來的緣故了。但是要確實的知道，所以我便不開口：這猶太人卻活潑起來了，他說道：

「先生，請你告訴我，我們那里可有這個，現在我已經忘記了這是什麼名字；

我已經忘記波蘭話了，」他慚愧的申明，彷彿他曾經知道似的——「他是白的，像豌豆花模樣，但並不是豌豆；他在夏天，繞了房子生長着，有很長的榦子……」

「菜豆麼？」

「是菜豆！菜豆！菜豆！」他自己說了幾回，似乎要將這名字永遠印在記憶上。
「在我們那里，這東西本來很多的。但這裡卻沒有麼？」

「這裡麼！我三年來沒有見過一莢。這裡的豌豆正像那些，我們只給……只給……」

我幫他說，「給豬吃的。」

「是呵，在這裡是用磅稱了賣，並且還不是常常能夠得到的呢。」

「你愛吃菜豆麼？」

「不。也不很愛，只是我常常想念他們。他們生在屋周圍像灌木一樣的時候，

可不好看麼？但這裡是沒有的！

他又說：「現在，請你告訴我，那種灰色的小鳥，在那里冬天，是不是還有——是這樣的——」他用手比着大小，「他們的名字，我也忘了。先前我在窗面前祈禱，常看見他們非常之多，這小東西是聚成一大堆的。但在那里有誰去留心他們呢？你知道，先生，我那時總不信我會要想着他們！但在這裏冬天，連烏鴉也飛去了，你怎麼還能夠看見那樣的小鳥呢。他們不是的確在我們那里的麼？他們還在那里麼？先生……」

我這回不再回答了。我知道這老猶太人，狂信的呼式忒派人，懷念故鄉，正如我一般，我們兩人是患着相同的病。這患難朋友的意外的發見，使我受了極深的感動了，我拉住他的手，問他道：

「那麼你要和我來說的，便是這些麼？你並非想着人們，和你的不幸的運命，

和抓住了你的窮苦；你卻只渴仰着那日光，那空氣，和你的故鄉麼……你只想念着田野，草地和森林，和住在其間的，在你可憐的生涯中再沒有時候可以相見的這些居者麼？到現在，這些美麗的景象將要從你的回想中消散了，你只怕這荒涼圍繞着你，到來了無限的空虛，並且掃蕩了你所寶貴的記憶麼？你要我給你喚回他們，使他們復活過來；你要我告訴你我們的故鄉的情形麼……」

「阿，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那便是我所以來到這裏的事了。」他捏住我的兩手，很愉快的笑，如孩子一般。

「聽哪，兄弟……」

我的朋友斯魯爾，很貪婪似的聽，張着嘴唇，眼光釘在我臉上；他用了這一種神情激發我，鼓舞我；他奪取了我說出來的言語，很渴的吸飲下去，直放在他那熱

的心底裏……我分明知道他將我的話藏在那里了，因為當我講完了我的故事的時候，他便悽苦的呻吟道，「O weh miri Weh miri」（悲哉悲哉。）他那紅黃色的鬍子顫抖了，大的純淨的眼淚，很快的滾下他悲慘的臉來……這老猶太人坐着號哭了許多時，我也和他一同哭……

自從那天以後，許多水流下那寒冷的倫那河，但許多人的眼淚，也流過受苦的兩頰了。雖然他事遇見在多年以前，但在寂寞而且不眠的夜裏，排爾諦伽的那雕像一般的面貌，帶着無量的悲痛，常常現到我面前，同時也一定看見斯魯爾的面貌，——黃色打皺的面貌，眼睛裏滿着清淨的淚。當我更加注意的凝視這夜間的幻象的時候，我彷彿看見猶太人的顫抖而且蒼白的嘴唇正在動彈，聽得他低聲說：

「阿耶和華，你爲什麼對於你的一個最誠信的兒子，罰得這樣酷呢……」

〔亞當式曼斯奇 (Adam Szymański) 的散文小篇，有西伯利亞流人的歌的幽鬱。〕(訶勒溫斯奇 (T. Holewinski) 波蘭文學史略第五章)

〔式曼斯奇也經歷過送往西伯利亞的流人的命運，是一個身在異地而向祖國竭盡渴仰的、抒情的人物。從他那描寫流人與嚴酷的極北的自然相抗爭的小說中，每飄出深沉的哀痛。他並非多作的文人，但每一篇出現時，在波蘭卻以多大的同情而被容納。〕(凱拉舍克 (T. Kałasek) 斯拉夫文學史第二卷)

關於式曼斯奇的事跡，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這一點。這篇小說收在英國般納克 (E. C. M. Benecke) 女士所譯的波蘭小說集中，原名盧巴耳妥夫來的斯魯爾 (Sruł-from Lubartów) 序文有云，「此篇在式曼斯奇的西

伯利亞小篇中，普通被人推爲最動人之一。他的著作從個人經驗而來，因爲他自己也被流放在西伯利亞有許多年。」

這篇依據英文本譯出之後，因爲巴音博士的世界語波蘭文選裏也有這一篇，所以由我校對一過，發見好幾處繁簡不同的地方，決不定是那一本對的。我知道魯迅先生有德譯式曼斯奇的小說集，所以便請他再校，當作第三者的評定。他的答信裏說，

「所寄譯稿，已經用洛普商斯奇 (S. Lo puszoński) 的德譯本校對一過，似乎各本皆有刪節，現在互相補湊，或者可以較近於足本了。……德譯本在“Deva-Roman-Sammlung”中，也以消閒爲目的，並非注重研究的書，只是譯者亦波蘭人，通原文自然較深，所以勝於英譯及世界語譯本處也頗不少，現在即據以改正，此外單字之不同者還很多，但既以英譯爲主，便也

不一一改易了……」

這篇猶太人，我們能夠得到三種譯本，互相比較，作成漢譯，希望他或能近於足本，對於著者及讀者可以略少疚心，這是我們所很歡喜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周作人記。

樹林中的聖誕夜

波蘭 善辛齊爾 著

式之譯

雪鋪在地上，深白而且柔軟，樹的枝因為背着雪彎下了；但那些樹還是直挺挺的立着，一息不動，默默的在他們的冬眠裏……這天天色正在黑下來了。

一個獵夫肩上擱着鎗，慢慢的走回家去。他的羊皮帽深深地蓋沒了他的前額，灰色的鬚上堆着一層白霜，這使老人的莊嚴的臉上露出比尋常格外抑鬱不樂的神色來。

屋門有些開着。一個婦人，簡直老了，但是還健壯而且有血色，在門口迎接他。她歡然喊道：『呵我的主人回來了。真湊巧，我正要出去。孩子們也許已經肚子餓了。什麼東西我都預備好了；桌子放好，火爐燒旺了，晚上屋子裏一定極暖。

的。快樂的聖誕節，先生！」說着，她親那獵夫的手。

「也願你有這個快樂的聖誕節，瑪麗納。上帝愛護你，再會罷，謝謝你……」

那婦人去了。她去後，老人關緊了門，走進屋子裏。這是真的，柴木熊熊的射出火光來，照亮了滿屋；桌子放好了；白手巾底下放着一撮乾草〔註一〕，碟子裏放着一塊薄麵餅。〔註二〕但是，噯，沒有一個人其他一塊坐着吃這節日的夜飯，沒有一個人他好割開薄麵餅分着吃……

〔註一〕按這是天主教的風俗；在聖誕夜第一星發現時，預備筵桌，上面鋪着乾草，表明救主在馬廐裏誕生的意思。

〔註二〕按也是天主教風俗，家人彼此相賀，切餅分食。

那老人敗興的拿下他的鎗，放在牆角，自己去坐在桌旁。一鍋極香的菜根，燻肉，蔴菇湯，〔註三〕差不多快燒乾了，但是那獵夫仍然不動。他眼無精神，呆呆望着

那火燄，啞子似的坐着。半晌後他一用力站起來，拿着那薄麵餅，撕下一塊，正要送向嘴裏去，忽然那塊餅從他手裏落到地上，同時他無光的老眼裏流出一陣眼淚，一直溜下他那皺皮曬黃的老臉……

〔註三〕習俗在聖誕夜吃的湯。

他直立着，用力緊握他自己的手，握得指節裏都格格作響，好像他要止住他老胸懷裏快要出來的慟哭，所以他這樣用力，於是在屋裏極快的來回的踱着。呵，不多幾時以前，這裡的情形可不是大大的不同呵！他有他的寶貝，他也有他的親愛的幾個孩子……

上帝給過他一個男孩子，像麻雀般活潑，誠懇，而且慈善，真好比是黃金。他兩隻黑眼睛裏常常現出歡樂來。他的嘴常常笑着快樂的孩子氣的笑容。他的頭常常高舉着，好像要奮鬪似的，那父親也永沒有說過他一句壞話；這種青年的驕氣，

不肯在別人面彎一彎腰的，把他那又多又黑的鬚髮向後掠時，也傲然一搖，現出極勇敢的態度的，很合他的脾氣。

還有他心愛的美麗的小女兒。伊的美麗厚髮常是打成辮結；伊笑的時候，常似帶着眼淚，伊哭的時候，臉上又現出種天神似的笑容。

可是他這些寶貝，這些鮮花，都被人們踏壞了……

他們要這位驕傲的青年好像楊柳似的彎下腰來，一直到他折斷了，他們又把這位女郎臉上的笑容搶去了。他們祇給伊贖下眼淚，還給那可憐人……一位闊的先生掠奪了伊那青春的清白的心，整整的壓碎了；那可憐的女郎變成沈默了又沈默，一直到伊的永遠沈默……

這兩朵花差不多同樣的凋枯下去……

現在他（指獵夫）的眼前，彷彿真的一般，走過一個青年的人影，那人的頭彎

到他胸膛上，那兩隻眼睛，以前常活躍的，看着世界而毫無驚恐的，現在永遠閉合了。他又看見他的親愛女兒，伊的頭髮散着，伊的臉色灰敗，隱藏着死後說不盡的冤痛。

永不再，哎，他永不再看見他們了……

那可憐的老人倒在椅子裏，嬰孩一般悽悽的哀哭；失望的嘆聲傷了他的老胸懷了。

他止哭後復原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白頭垂在胸膛上，眼臉沉重地閉合着，舒服的慰安的瞌睡在他的痛心上蓋了一層忘記的雲了……

他看見那樹林在他前面；一條路彎彎曲曲穿過中間；樹上都蓋着白亮的銀粉。他看見他自己動着走着，向前走着，總是前走着——真是奇怪——真使他奇怪，他現在心裏很知道他這樹林裏的各處各路，和很奇怪的大道；可是他以前永

沒有看見過一次這樹林也彷彿很奇怪，這樣的神祕……樹彎得另是一種樣子，月亮也照得另是一種樣子……靠近路旁，長了一棵小垂楊，他那憔悴垂下的樹枝表現出痛苦的印象。對面一棵嫩橡樹，傲然高舉着樹梢在天空中。那老人往前走。……忽然他好像見這兩棵樹看着他，兩棵樹向他彎下樹身，彼此輕聲說話。他就止住步，沈靜着想，突然的他覺得那棵小垂楊彎下一根細枝在他的頭上，就作人聲低低說道：『父親，可愛的父親，這是我，這是你的小女兒。不要哀哭，不要爲我難受！我在這兒覺得很清靜，很受用！風輕輕的在我樹枝裏游躍，唱各種好聽的歌給我聽；霧抱我在他們的圍巾裏；月亮把她美麗的光瀉在我身上；若是我要哭，就祇因爲想到了你，我的可憐，衰老寂寞的爹爹啊！不要爲我擔心，這兒沒有什麼東西要來害我的，沒有人能夠來使我憂愁的。有一會，在早晨時候，「他」騎着馬經過這樹林……他……你知道是誰？我把我的樹枝一搖，就把幾滴露水落在他的

頭上，這幾滴露水是我在晨霧裏沐浴的水。他騎着馬去了，他的臉上還留着幾滴露水，正好像他一次裏把我的眼淚帶了去似的。……這兒很是清靜，父親，吾愛呀，很清靜，很平安的。……』

那棵嫩橡樹也低聲向那老人說道：『父親，可愛的父親，不要爲我擔憂！祇有你一人知道我要活在這世界上是多麼的難。我要被逼着彎下腰來，我要曲着頸，我要做虛假，而你也並沒有教過我這樣，所以我不能夠做狡猾，做虛假，做那些種種。……故此命運破壞了我。可是現在，爹爹，請看我已經長成了一棵又堅又實又壯的橡樹；我很勇敢的長得這樣高了，父親啊！若是大風大雨吹向着我，或者能折斷我，但是決不能彎曲我這驕傲的樹梢！不要爲我難受，父親啊，你不要替我愁悶！……』

這樣，他們兩棵樹的樹枝彼此牽連，跨過大路，他們同時輕輕的說道：『不要

悲哭，父親啊！不要悲哭，最親愛的！我們在這兒成長得很好，我們在這兒並不寂寞，我們這兒有許多哥哥弟弟陪着。聽着我們的話。我們一定要把樹林的祕奧告訴你：誰若是感覺得很深，最好就在青年的時候死；他成了一棵青樹在這大樹林裏面，是比他活在那些殘暴的人類中好個幾倍！父親呀，我們這兒是在許多兄弟裏面，許多極好的兄弟，聽着，聽着……』

在這個時候，那全樹林子彷彿答應這一對小樹，所有的樹都高聲地唱起來：『誰要是自愛得極深，誰要是自悟得極強，就最好死得早……他們的心就不會破了，他們就不會因為受欺墮落而受苦……哦！不要為我們憂愁傷心，我們在這兒好得多呢……』

月亮從烏雲裏透出來了，放出一條銀光，射在那些蓋滿着耀煌白雪的樹梢上。有無數的光亮閃閃的在樹林上搖動。好像一輪暈光似的照耀着天空的深藍

處。

那老人忽然一跳驚醒了，張開他那疲倦的雙眼，驚詫的向四處張望。那火燄差不多快要離開火爐了。祇有幾點藍火燄躍躍的在將死未死的灰裏飄搖着。那屋子裏又黑又靜，老人的耳朵裏極清楚的還聽見那樹林子的分別的歡呼聲，和那奇妙的低語聲，他的眼睛還被無數亮明的榮光眩耀着，同時有一陣天降的安靜來到了他的愁苦靈魂上，給他一種聖潔的慰安了……

善辛齊爾 (Helen Zeisinger) 生年事實都不詳，此篇附載於小俄文

學傑著第二卷中，今據以譯出；就此篇風格看來，作者當是現代新理想運動已起後的人物，篇中對於人生將來滿是希望。

記者附誌

古埃及的傳說

波蘭 普路斯著

耿式之譯

看喲，人類希望世界上的平等支配，已經失望到這樣了！當着天空所顯示的凶兆底面前，人類的希望是怎樣的成了空呵！

埃及大國王老倫米賽（埃及十三帝國的國王）眼看着就要死了，想當年國王的一言一語，足能使幾千萬人聽着戰慄的，這樣已經有五十年了，可是今天國王的胸口似乎有一個惡魔重壓着，吸他心中的血，奪他臂上的力，甚至於搶了他腦裏的理性。這國王好像一棵折倒的柏樹，僵臥在印度老虎的皮上，不能起來，拿伊西比亞國王（在紀元前一六一五年統治埃及全部的國王，現在埃及的敵國）當年勝戰的禮服，遮蓋着他的脚。這國王是非常威嚴，連對他自己都很刻薄，

這天他招一個最聰明的醫生從卡納克古廟（色勒特族古蹟）來王前，向他道：「我很曉得你精通神效靈驗的方，治殺自如的藥。現在爲我的病，快開出一張藥方，好叫我痛痛快快的死去……或是快死，要不然，就快快治好他。」

醫生想了半晌。

就低聲道：「倫米賽大王，要知道大王自從下降塵世的時候，尼羅河水的泛濫已經有一百餘次；大王宮中最小的衛兵臣都不敢有把握，而况還敢進藥給大王嗎？」

倫米賽自撐起坐在榻上。

作驚狀道：「唔，長老，你也敢對我說這種話，那末我的病一定是極不輕了！現在不要作聲，快聽我的命令。因爲我的孫子荷臘士年紀三十歲，很強壯，可以接我的寶位；若是他不登御座，不舉寶劍，那末埃及沒有別人可以做國王了。」

長老戰戰慄慄的拿出毒藥水來遞給倫米賽，倫米賽接着就喝下肚去，好比口渴的人得着一杯清水似的；喝完，就招賽比斯（古埃及文明的中心點）的著名占星家來宮中，把實情都告訴了他，命他快看天上衆星的動靜。

那位神靈的占星家報道：『土星忽然同月球會合，哦，倫米賽大王，這一定是大王皇朝有不幸的預兆。大王今天喝了這杯藥水，實在是失策了，因為人民希望上天所記載恩功的諭旨從此都空了。』

倫米賽答道：『這樣，那麼這星一定是我死的嚮導了。』隨又向醫生問道：『這藥性到什麼時候可以見效？』

『哦，倫米賽大王，在日落以前，若不是大王仍然健壯好比犀牛一般，那末，大王的寶戒指（寶戒指是古埃及帝王所遺傳）一定要套在荷臘士的手指上了。』

倫米賽的聲音已經漸漸的弱微了，他輕聲道：『快引荷臘士到宮殿裏，告訴

他在殿裏等候我最後的遺囑和這個寶戒指。我說出了這句話，你們不可以有一時違背的。』

荷臘士聽見他祖父快死了，不覺就流淚哭起來，（他是一個軟心腸的人）不過國王有命，不可須臾違言，就有一羣臣僕擁着，送他到皇宮裏去。

荷臘士進了配殿裏，坐下，殿前的白石階級一層一層的直達到河旁，他向四面一望，覺得有無限的悲傷。

天空一鉤明月，旁邊有閃閃凶兆的土星臨近着，尼羅河的水被他染成了青黃色，金字塔的影被他遮蔭了滿田園，幾里外的山谷也被他反映得發光。時候雖然近晚，可是民間的茅屋裏燃着了燈，他們都出門，看這星天。尼羅河裏的幾葉輕舟飄浮在水中，好像聚宴會一般；祇聽見松柏樹林中，水岸上，市場中，街道上，倫米賽的殿宮旁，有無數的人衆相擁擠着，喧嘩熱鬧，但是荷臘士耳朵裏卻似乎是

靜夜寂寞無聲，他祇聽見水邊蘆葦的沙沙聲和獵狗尋食的悲號聲。

荷臘士手指遠處擁擠着千萬人頭的地方，向一個侍臣問道：『他們這麼多人會聚在那兒做什麼？』

『大王，他們百姓們正歡賀大王做新國王呢，他們要聽見你親口說出來賜加百姓的大恩惠。』

荷臘士初次聽見這種話，他的心就被尊大的驕氣戰勝，好比海洋中的怒濤奔浪一直湧擊懸崖一般。

他又追問道：『那邊的火光是做什麼的？』

『那是長老已經進了大王的愛母齊福納的墓道，要把她的靈柩改葬在皇陵了。』

荷臘士聽了這話，忽然又發出憂母的心，因為他母親在世的時候曾經厚待

救濟過下奴們，所以她死後，這位凶惡的倫米賽把她的尸首離葬在下奴的墳堆裏。

荷臘士靜聽了半晌，問道：『我聽見有馬叫聲，什麼人在這時候騎馬？』

『大王，那是侍臣已經吩咐騎兵去保護大王的教師吉特郎迎進宮裏來。』

荷臘士忽然又想起他那可敬愛的教師，因為倫米賽知道吉特郎教師平時常把戰爭的罪惡和對於慘死的良民的憐憫教訓他那承帝業的孫子（即荷臘士）所以他把吉特郎逐出國境。

『那邊尼羅河岸畔的小火光呢？』

侍臣說道：『大王，那邊的小火光就是你所愛的貞女彼麗尼（她是荷臘士的未婚妻，現在被監禁在修道院裏）從修道院裏出來賀大王呢。大長老已經送一只寶船到她那兒去，只等大王的手指上一有了寶戒指的光彩，那麼修道院的大

門就登時開了，彼麗尼的心裏一定充滿着快樂和情愛，回到宮裏來見大王。」

荷臘士聽到這兒，就用手遮着他的眼睛，默然不作聲。

突然他大聲叫痛。

「哦，荷臘士大王，有什麼痛了？」

荷臘士的臉色已經變成灰白，說道：「一個馬蜂刺我的腳了。」

侍臣在青色的月光底下，低頭看他的腳。

他說道：「感謝奧西利（上埃及極崇拜之教主名）幸而這不是一個蜘蛛，

因為蜘蛛的毒水是極有害的。」

呵，在這慘酷的宣言的面前，（即指荷臘士被毒蟲所傷）百姓們的希望早

已是空了。

正在這時候，一個大元帥進來，向荷臘士行禮後，說道：

『大倫米賽現在靜等着，直到他身子漸漸冷下去，他命臣來呈這個諭旨給大王，「快到荷臘士殿裏去，因為我在世的時候已經有限了，他有什麼命令，一定要聽從去做到，好像你聽從我的命令一樣。你一見了我的寶戒指戴在他手指上，那末，他雖然要命你把埃及上流地方歸降於伊西比亞國（埃及的大仇國）同敵國講和，你也要惟命是從，不可倔強；因為國王嘴唇裏所出來的話，就是奧西利天神的訓令。』』

荷臘士道：『我誓不把埃及歸降給伊西比亞人。但是我也要發誓主張和平，因為我不忍看見我的百姓的流血；快為我下一個諭旨，命騎兵急速預備聽令，等到我即王位的礮聲一發，騎兵就要加鞭向東方奔到伊西比亞國去報告喜信。再寫一張諭旨，說自從此刻以後，不准有一個俘虜在戰場上割舌受刑。這些話我已經說出來了。』』

大元帥伏地行了禮，就退出去寫所命的諭旨了；荷臘士喚一個侍臣再查看他腳上的傷，因為他覺得極痛。

侍臣說道：『荷臘士大王，你的腳稍微有點腫。假若不是馬蜂，是一個蜘蛛刺了大王的腳，那末，真是可怕了！』

正說話時，御前大臣忽忽進殿，向荷臘士致禮，旁立說道：

『大倫米賽自己覺着眼前昏暗了，所以派臣來到大王面前傳命：「快到荷臘士宮裏去，他要什麼，你一定忠誠的去做到什麼。雖然他命你釋放俘囚的鐵鏈，分散國土給百姓們，你也要去做，因為國王嘴唇裏所出來的話，就是奧西利天神的訓令。』』

荷臘士道：『我心中的計畫還沒有到這樣遠。不過現在快爲我下一個諭旨，說百姓的租稅從今減少一半，下奴和苦工在一星期中必有三天放假停工，並且

除法律所定外，不可以任意用鐵杖橫加在工奴的身背上，再寫一張諭旨，急傳命去迎接我的教師吉特郎歸國來。這些話我已經說出來了。』

御前大臣伏地作禮，方要退出寫所命的諭旨的時候，忽然大長老進宮來。

長老說道：『荷臘士大王，大倫米賽就要離開世界入陰間了，奧西利天神就要收納他的心。可是國王的寶戒指照耀在大王的手指後，大王可以發命，那麼，雖然大王要折毀亞門神的大廟，臣也一定從大王的命，因為國王嘴唇裏所出來的話，就是奧西利天神的訓言。』

荷臘士應道：『我不願做破壞的工作。我反要造築一個新廟，一定要增加教士長老的俸款。我現在祇求你快去寫一個諭旨將我母親齊福納的柩搬進皇陵裏去，還有一個諭旨……釋放我的未婚妻彼麗尼，叫她快出修道院。這些話我已經說出來了。』

大長老答道：『大王的話正是。因為這個諭旨已經早預備好了，臣一定要去大書大王的諭旨；祇要等到大王一得了國王的寶戒指以後，唔，臣一定要燃着這明燈，表示百姓從今得了大恩惠，和大王的彼麗尼重新得了自由和愛情。』

最聰明的醫生從卡納克到宮裏來。

醫生說道：『大王的面色灰白，臣不能驚怪，因為大王的祖父倫米賽現在祇存一氣了。他一定受不住這藥水的毒性，本來臣不敢進這藥給我的王中大王。等到王中王離世之後，臣應當取出他手指上的寶戒指，獻給大王，做大王權威的主柄，這是臣長老的大責任。』他又續道：『荷臘士大王，為什麼大王的臉色發白到這樣。』

荷臘士呻吟道：『快看我的脚。』話方說完，就倒在雕刻鷹頭的金寶座裏了。醫生趕緊低頭看他的脚，一看不覺大驚失色。

低聲說道：『荷臘士大王，那是一個極毒的蜘蛛刺了大王呢。』

荷臘士微聲道：『我勢必被他毒死嗎？就在這個時候嗎？』他的聲音低微得幾乎聽不出來。

半晌纔說道：『爲什麼這件事發現的這樣快呢？讓我聽聽，究竟還有什麼時候……』

『可以到月亮被那邊一棵棕樹遮蓋了……』

『真的嗎？那麼，倫米賽還要活下去麼？』

『我不知道……或者他們現在已經拿着寶戒指奉獻給大王了。』

正當這時候，各大臣們進來，幾張諭旨已經做好了。

荷臘士雙手緊握着，喚道：『御前大臣，假若我登時要死了，你還聽從我的命

令麼？』

御前大臣答道：『哦，荷臘士大王，願大王長壽到你祖父的年紀！但是假若大王緊跟着他（指倫米賽）一同去聽奧西利天神的判決，那末，祇要大王一摸着國王的寶戒指，大王的一諭一旨應當都做到的。』

荷臘士應道：『那寶戒指！但是在什麼地方？』

大元帥微聲道：『侍臣裏有一個告訴我說，大倫米賽現在祇呼吸他最後一口氣了。』

大長老插語道：『我已經派我的代表去了，一等到倫米賽的心臟不跳了，他一定取出那寶戒指來。』

荷臘士說道：『我很感謝你。我現在被刺得極痛了……啊，這樣痛。不過我無論如何不會立刻就死，我要替百姓造福，造平安和快樂。還有……我的彼麗尼要重新得自由……』他又轉向醫生道：『現在還有活着的時候麼？』

醫生愁悶着，答道：『大王離死還有一千步呢。』

荷臘士說道：『你們沒有聽見什麼？沒有一個人從那兒（指倫米賽處）來的麼？』

大衆靜着。

月亮慢慢的靠近那棕樹，已經撞着樹梢上的葉子了；細沙在沙漏裏輕輕的作響。

荷臘士低聲道：『現在還離得遠麼？』

醫生答道：『還有八百步。哦，荷臘士，我不知道大王能不能用那寶戒指去蓋印在那些諭旨上，雖然他們登時拿出你的諭旨來。』

荷臘士靜聽外面或者有人從倫米賽宮裏奔來的，一面說道：『給我那些張諭旨。』他又轉向醫生道：『哦，長老，你快說出來，還有多少時候給我活呵！至少我』

要把這些諭旨裏最寶貴的最寶貴的幾道實行做到。

醫生微聲道：「還有六百步。」

一張關於減少百姓租稅和下奴苦工的諭旨從荷臘士的手裏落在地上。

「還有五百……」

那張關於對伊西比亞國議和的諭旨落在荷臘士的膝上。

「沒有一個人來麼？」

醫生答道：「還有四百。」

荷臘士低頭思索，可是……那張關於改葬齊福納於皇陵的諭旨落下去了。

「還有三百……」

那張關於起復吉特郎做官的諭旨也落下去了。

「還有二百……」

荷臘士的嘴唇微微的顫動了。他那緊握着的手裏放出一張關於除去虜兵割舌刑的諭旨，他手裏祇剩了一張……釋放彼麗尼的諭旨。

『還有一百……』

在這死的寂靜裏可以聽見拖鞋躑拍的聲音。那位大長老的代表飛奔進殿裏來。荷臘士伸出手來向他。

那人叫道：『一件奇事。大倫米賽已經身體復原了……他已經極輕快的從他病床上立起來，到了日出的時候，他願意騎馬去獵獅子了……可是你，哦，荷臘士，那真是大幸，他命你陪他一同去……』

倫米賽的衛兵驚訝的問道：『哦，荷臘士，你不答應嗎？』

卡納克地方最聰明的醫生低聲道：『你沒有看見他已經死了麼？』

現在，看喲，當着天空所顯示的凶兆底面前，人類的希望是怎樣的成了空呵。

普路斯 (Boleslaw Prus, 1847-1912) 波蘭近代大小說家。他的著作，在波蘭文學一瓣(上)內，也有一篇。他的生平在上冊內周作人先生所譯近代波蘭文學概觀一文中亦有說及。讀者可以參看。

關於他的著作，有被解放者則與哨兵一樣是關於社會問題的作品，前者是談到女子主義的。

記者附註

秋天

波蘭 西洛什夫斯基 (W. Sieroszewski) 著

李開先譯

雨同不好的天氣，不間斷的繼續了幾天，致使塔拉基 (Tajoki) 耶庫支人說水楊柳的意思。屋子裏的人不能不住在屋子裏像囚徒一樣，並且使他們懶惰起來了。他們常出戶外去，愁煩的長久的望着吊淚的天，因為他們的稻草正在野外朽腐着；——但是咳！一絲一絲的雨在四鄉懸掛着，他們的眼睛想在佈滿黑雲的天空裏找出頂小的藍色的裂縫也不能夠。

尤其不幸，雨不滿足於去年所遺下的屋漏，更做成許多新的。他因此從屋漏的各邊溜到人們的頭上和肩上，並且做成一個深的而且漸漸增加的池在脚下。各種的污物，食物的餘賸，魚和獸的骨頭，屋角裏養着的小牛的糞，被踏實而且日

久已經乾了，現在却又變溼。充滿了這間屋子的中間，成一種令人難受的氣味。因此這間屋子是氣悶寒冷，而且潮潤的。燃燒的很慢的火，被一團一團的橫互屋中的青煙所塞住（燒不起來）了。

屋子是窄小的；周圍所據的地方不過三十四方碼。四周的斜壁用去皮的落葉松直豎著架成，頂上逐漸狹小，更減少了屋子的面積了。平的屋根，是用落葉松的桷建造的，低落下來與人們的頭隔得很近，至於撞了一個叫密却威阿的大童子的屈曲搖動的頭，那時他是正在小牕子前解下一細的網來。

用手斧斫成的板壁，夾在屋的正中，分成相等兩部，男人住在右邊，女人住在左邊。在屋角裏，一個面向火爐，兩手擱在右膝上，啣著煙管的，就是我的主人耶庫支。人克耳撒意云白狐坐在那里。他雖然年紀不很輕了，仍然強壯，他是一個有錢的無拘束的佃主，他有這所房子，和許多捕獸的網子，牲口，器具，以及三個女人！

——一個妻子和兩個女兒。最年輕的一個已經賣了，但是買主的身價還未付齊，所以她還是同父親一塊兒住著。

室中靜默異常，——一件很罕見的事，在有是幾個耶庫支人在一塊兒的地方。火燃著了，並且在煙囪裏嘶嘶作響，在板壁之後姑娘們做出一種尖銳的聲音，當她們大家磨獸皮的時候。我預料這種沉靜，將有一場不好的結果；果然，暴風雨即刻起來了。綽號式瑪太的童子因了他的無用，惹出事情來了。他從這屋角跑到那屋角的走了一會之後，現在打翻了一隻水桶，把水撒了。這是最後的一下子了。大家眼睛都發閃光，面孔成了灰色了。

受驚的式馬太想諉過到密却威阿身上，密却威阿正彎着腰挨近他尋找革紐。密却威阿要報復他，便提起前年他所經過的那一件事。爭吵劇烈的開始了。他們互相罵娘，幾乎同風車一樣的速，中間夾著主人的恐嚇的呼號，正像天使長的

喇叭的聲響。我們女主人也不甘雌伏，出來加入吵鬧，因為她含有世界上的婦人通有的特別的易怒性。這間屋忽然變成紛擾的蜂房。主人說是的，女主人說不是，工人們互相惡罵，姑娘們發出戰聲，小孩子醒了在搖籃裏啼哭，小牛唔唔的與黃昏時回到門外來的母牛的鳴聲相應答。最後發生的聲音很有減少喧譁的勢力，因為這件事使女人們退出戰圈了；其實這場紛擾可以完全不令發現，假使當個人都不再說話的時候，我們的主人不去再加幾句話。

這一次吵鬧不意的發生，有如戰後遲發的炸彈，釀成如此喧嘩的聲音，致使大牛小牛都沒有聲息了，風被驚駭的量減退下去了，雲也逃走了，我覺得黃金色的陽光從窗上獸類膀胱的破孔視穿進來，忽然落在我們的黑暗的污穢的吵鬧的屋子中間。陽光很愉快的明亮的落在主人的剝光的斑白的頭上，成爲一個光明的圈子；在他鼻子之前，他妻子的握緊的大拳正在那里操。『這是給你的！給你

這個！』庫米司喊着，因怒更是美麗了。拳頭愈握愈近，到不幸的人的口邊來了。還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克耳撒還是像男子漢似的，要報復這個在耶庫人從婦人所受以最大的侮辱嗎？或者表示他自己是『他妻子的妻子』一個老婦人一個沒用的，像他鄰人所稱呼他的，並不敢去敲落這個他所恃以爲生，增加財產的能幹的婦人的牙，種斷她的肋骨嗎？我不知道，因爲我預料定我的朋友一定失敗。他對於妻子的愛情常常與一種義務觀念相爭鬪；我不願意看着他失敗，所以我背着鎗離開這座屋子去了。

風停止了，雲蓋扯開了，一塊一塊的藍灰色的天從各處顯露出來。太陽忽然從裂縫裏闖出來，將剛纔是荒涼寂寞的地方裝點成黃金世界去了。一層半喜半愁的淡影，橫落在褪了色的秋葉上，在這半笑裏恰像一個被棄的女人，再從她的冷的變了心的愛人，得了暫時的纏綿和溫存一樣。兩點閃出金剛石的光在暗的

樹枝和草上；天染成各種洋紅的顏色，過去的雨在柳樹上顫抖，像是真珠的淚，仍然不住的滴。

在我的前面，兩道滿生樹木的成對抗方向的山岬的中間，閃爍着湖的水面。兩岬漸漸的伸出去，岬岸變成愈紆迴愈低下愈朦朧的，一直到谿的出口看不見了。因為距離的關係，高而疎的落葉松，細的柳，灌木和草，似乎都很低小，但是夕陽的光從後面落在他們之上，現出一幅奇異的暗的枝葉的花邊，映着淡玫瑰色的天。褐色的雲在他們上頭懸着，用金色和紫色濃密的繡着。波浪互相嬉戲和追逐在浪花飛濺的，被天染了顏料的湖的岸上。

我沿着谿谷走，沿着小路到了現在轉成黃色了的一座牧場。

鬼林很黑暗可怖的顯露在面前。平伏的小山被昏綠的柔苔，紅莓的葉雜亂的鋪着，迎着斜陽微微的向西傾動。長在山上的樹木又疎又短，格外的不美觀，因

爲簡單的樹木周圍生着，恰如禿子的頭上留下的頭髮。寂靜和夜色已經充滿了森林的內部。僅僅幾處被遺留下的斜陽的光還在落葉松的明顯的盤曲的樹杪上燃着。

我小立片時，俯望那無人敢到的荒野。一個很深的沈默藏在裏面；波浪搏擊的更爲微靜；落日慢慢的褪色了，只在樹林略疏的地方，還透出一點暫時的光，照在我以前不曾知道的幾個湖的上面，好奇的心和羨慕的情感逼着我向那里走去。

道路的艱難，殊非初料所及。我隨時都被逼着去跳過或者爬過那叢莽，並且去躲過深而且窄的泉，泉的周圍蓋著些百年前伐下來的樹幹，長在上面的苔草和小木很狡猾的把泉藏了起來。既是這些泉是裝滿了水，而且底裏又像冰一般滑，那麼，一個不留心的行路者，跌下去的時候，很容易斷他的頸，或者折他的一隻

脚。很多地方沼澤似的溪流着無定的河床緩滴，岸邊雖淺，但是潮溼的，並且因爲枝幹交橫在上面，很不容易過去。林內充滿了有凹凸不平的塗着泥土的根的樹木，當薄暮的時候甚麼東西都不能確定他一定的形式，這些樹木似乎是扭絞的，而且奇怪了。白蘚一塊塊的在樹腳下黑暗處顯出來。好像尸衣的碎片更顯出他們的怪異的形相。所以這是不足怪的，在破曉紫色的光初初放射的時候，或者在月夜裏，土人也許在這裡可以看見高的山鬼的銀灰色的臉——斯拉夫的獵人，他從南方來，近來是在耶支庫村落的附近徘徊，傷害畜牲。

他的影子經過的地方是不幸了！通常從五十到二百個的獸，被那些可怖的南方人的手一擊，便死去了。

然而那一夜我却並未撞見那些山中的居人。也並未見着『鬼』——乾的通古思人的屍。有些時候他們是常常在這裡被發見，並且這座林就因爲他們，纔有

這個名字。他們常是萎縮的可怖的坐在一株樹下，或在一個岩窟裏，用被鳥啄空的眼眶向東方注視着。在他們的膝上，他們捉住一把木弓或一桿螺旋鎗，在他們的腳下，放着一把破了柄的斧，在他們鑲了銀和珠子的帶上，掛着缺了的刀在鞘裏面，——鞘也是破的，以便制止死後的鬼用了這些東西去作祟。在他們的坟上殺死的馴鹿的骨，鎧甲和通古思的橈，在一邊散鋪着。從沒有人敢去佔有這些寶貴的東西的任何一件，因為有刑罰來恫嚇這些粗獷的人，若是一個人不回到原處把所竊的東西歸還，他就要迷他的路一天到黑。非等他們給了一個充分的滿意和一種禮物孝敬他們着怒的主人，頑固的人們大概三十次也許一百次的轉迴，不能跳出魔術的圈。就使去觸動這死人的一種物件也是危險，因為這樣，便下大雨，不然，最好也要起一陣狂風。雖然好心的居人們早勸我去躲避這『鬼』，因為他能够致人早死，有時還立刻就死，但我很可惜那一夜不會赤手捉住他。可是

我這種不敬的思想又要被嚴重的處罰了。

夜色深了一層了。最後的紫色的從落日裏射出的光線，已經褪了色了，那時我雖是疲勞和倦怠，却還是繼續着衝過鬼林的草叢裏去。天是黑了，無數的星照耀出來。我的遠征計畫是完全失敗了。最不幸的，白霧張滿谿谷，像棉紗一樣，竟全然阻止我不能滿足我的好奇的欲望。因此我只有在月光的遊行裏取到一點快樂罷了。

這實在是一個美麗的景致，雖然頗是荒涼，而且陰慘。差不多山谷的全面，除去樹林這一邊的現出來的黑樹尖是伸出了霧的界限之外，都被白的水蒸汽的球所充滿了，月亮在他們上面漫漫的走。她向谷的深處望了一會兒，就揭開浮蕩着的面網，用她銀的口去吻下面正睡着的湖。我立了許久去賞玩並且休息。深的沈默，常常在林中握主權的冷靜，除去我自己，沒有一個人在這周圍二十俄里的

地方的這感覺，使我充滿了一種憂慮和想望的奇異之感。我警醒我自己，想驅去這種感情。不幸呵，現在是要想法子回家的時候了；——可是不是容易事情，因為在穿過樹林的路上，已經早失掉了正當的路線的明白記憶。後來我撞着一條小路，便決定隨着這條路走，心想或許能夠引着我到一處有人家的地方。我走不到二十步，便知道我並不是在道路上走。不過是林裏的被水或動物做成很多的痕跡之一罷了。因此要回身到我剛纔動身的地方又是必要的了。因為僅僅由此處才能夠多少尋得着一條直的路線穿過樹林。但是地方已經隱沒了；夜色蓋著成了新的異樣的影，並且霧已伸展他的銀網橫罩在上面。我走了些時候，終於尋找不到，並且被「山林狂」的思想常常攪擾。我曾見人們從特加（Taiga）西比利亞的古森林）被帶回來，更沒有才幹了，無血色的並且不幸的，在他們的眼裏存着些恐怖與瘋狂的跡象。這些不幸的人常常迷失在人家近旁却不曾看見房子，

或是不能認識方向，雖然太陽還正高懸着，他們徬徨四顧，野獸般的狂叫。回復過來之後，他們說是見了『鬼』。這種病的原因之一，是因爲尋路過於努力，生了疲勞。所以我只好坐在坐一株倒了的樹幹上，決意去等天明。

空氣很冷。我的衣服是被霧與雨浸溼了，本來在樹林裏度夜，衣服已經太薄一點，所以我就起頭受寒冷的痛苦了。我盡力去生火，但是火柴潮了，並且僅僅一根燃了，也不能使溼的柴和木頭燒起來。因此我就集了些草，把腳藏在裏面，因爲腳是凍得最爲厲害；我檢查我的鎗，把子彈裝好，於是倚着一株樹一心尋夢去了。

在這種情形裏面，個個感覺早遲鈍了，——觸覺，臭覺，以及視覺；只有聽覺卻變成十分伶俐。僅僅幾分鐘後，我能聽出我的心上下衝擊，血沿着血管流，樹木的嘯聲，霧露的沙沙之音，因此山林的枯寂也被聲音所破了，這些聲音雖不聽得見，卻接續着增加。忽然一個很實在的聲音在這些縹緲的中間響起來，使我驀地把

眼睜開。這個聲音從湖的遠處傳來，似乎是有節度的櫓聲。我向着一點注意看，聲音似乎是從那里來。霧的網是微微的顫抖，在霧線的距離以外，不明瞭的東西，在水上很低的現出來了。不多一會，一支耶庫支小木船從陰影裏顯出來，沿著湖走。我能夠完全清楚的看見蹲在船裏的舟子了，他起初用他的長櫓的一邊打水，隨後又用一邊，水從櫓端閃著光射出來，像是鎔化了的銀一樣。

他即刻挨近岸邊，拖船上岸。我悄悄的遮掩着向着他走去，使他不能立即瞧着我，因為我知道否則他一定會跑開的。他著手去取船上的東西。

『什麼好事？』我招呼他，依照本地方的習慣，慢慢從林里踱出來。

他愕然立起來並且驚呼着，可是他並不跑開，因為他認識我，我也認識他。他是一個貧苦的耶庫支人，他居住大概離開我有五俄里。

『我不知道什麼！我未曾聽見什麼哦，你卻恁地唬我一跳——但是這都不』

打緊！他急忙的說，伸出他的手來給我。

『你以爲我是什麼？』

『未必深夜的樹林裏還能遇着人嗎？』他支吾的答應，驚訝的注視我從頭到腳。『你以爲這是你知道的人，並且同他說話，似乎你認識他的，然而鬧到後來畢竟不是一個人。』

『你如此的遲，在這裡幹什麼？』

『我正回家去；明天是一個假期。我要走一條長路，從這裡到巴比倫湖去打漁，——三十俄里。你知道我們是窮人，我們靠打漁爲生，——我們又沒有馬；所以一個人常常在船裏，常常在船裏。當我正拖船向樹林邊過，我傷了我的腳，因此我落後了。』

『你傷了你的腳？』

『這並不重，因為我已經把血止住了。』

『那嗎，呼嘯發喊的也許是你罷？』我問，想起來剛才所聽見的一種怪聲。

『我麼！——不！』他沈默了，我注意着他是斜靠着船，用手畫十字。

『可是你又在這裡幹什麼？』他掉轉來問。

我躊躇一會兒。

『找水鴨子』我撒謊說，不願意使他多受驚恐。

『水鴨子！』他跟着說，便大笑了，他的白齒在黑處露出來像珠子一樣。『從

來沒有水鴨子在這裡！』

『從來沒有爲什麼？』我問，同時我幫着他把船順着樹林的邊，拖向遠遠看

得見的湖裏去。漁人還是跛着腳。

『湖是不同的；』他解釋說，『在我們村裏有很多的湖，正像天上的星一樣，

就是星也不過是從湖的反映罷了。湖有多種，也同星一樣——有大的和小的，有些深不測底的，也有淺的，或沼澤的。在這個湖有大魚，在那個湖有小魚，有些湖裏的水很壞，使人得病，因為牛下去洗澡，也有些仍然是像空氣一樣的潔淨。」

我們在岸上停步了，把船撥向水中，我們上船去，漁人在前，我在後。我們開船了，背靠背輕輕的互相挨着，恰像一尊兩面的神像，一面是有鬚的歐洲人，一面是平面光頂的蒙古人。

蒙古人這一面；仍然繼續着他的談話，只是有時中止，因為船簸蕩得利害的時候，他常常給我警告，叫我不動。

『百物都從水裏生出來。就是母牛原來也是生長在水裏，直到後來被人取出來喂馴了的。有些不同的獸類以及人類，在水裏生活，正同在陸上一樣。現在你瞧！』他用槳指着一帶長的，在船路下飄搖着的水草。『那不是一座樹林嗎？』那

實在是一座樹林，黑暗的而且神祕的，祇有魚和溺死的人走到的。無論那一個游泳者，倘若是他掉了下去，總不會走出來了。

『老年人說』耶庫支人接着說，『以前個個東西都是不同的，——個個東西都更好，因為有更多的水，就是紫貂也常到莊門來，並且有很多的魚，儘可以射一支箭下湖去，捉上許多魚來，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紫貂已經跑走了，魚也不很多了。就祇有貿易的人們，我們的父親，他們救我們，不然我們早死了。他們給錢上稅，他們給茶，煙，和棉花。呃，是的！這些貿易的人！我願做一個貿易的人！』

小船碰着岸了。我們因此把船拖到第二個湖里去，並且照着這種情形去走，我們所未走完的路，這是在有湖的，有草叢的，有水澤樹林的地方旅行的惟一的方法。

如此的旅行，沿着一條長滿蘆葦的溪有一點鐘之後，我們畢竟到了最末的

湖火花從一間村舍的煙囪裏正閃爍出來，在湖岸的遠處，像細小的紅星一樣。

『我想你還是到恰恰克那里罷？』我的同伴問，當我們停止在岸上的時候。
『我打算在那里度夜。』

我把漁人的物件取了些上岸，便走向村舍去。我在以前早知道恰恰克這個人了。他是個奇異的人，他笑他自己的放蕩，並且常常驚動鄰居的感情。『恰恰克他自己做了一頂全狼皮的帽子。』別人含笑告訴我說。『恰恰克付商人僅僅兩個盧布去買一塊茶磚；給三個盧布，他們便太賺錢了，』他說！

『至於商人怎麼樣？他們把茶給了他嗎？』

『唔，他的老婦人悄悄地給盧布與他們！』他不知道恰恰克他不願意給三個盧布——他將不喝茶，他不給盧布！』

恰恰克在少年時曾享這一鄉的最勇猛的獵人的重名，他的武藝不是尋常

的各種游獵中，他酷愛獵熊，不分冬夏，用他的矛和鎗去打獵，一有熊出現，他就在曠野或獸穴里把他殺了。他預備這種戰鬥，如抹骨牌一樣。祇要他聽說有熊，從那個時候起，他就不得安靜，非追縱他殺掉他不可。很多時候，曾經發現了熊洞的獵者，邀他去作同伴。但是他發了游獵狂，很難耐到早晨，灰色的曙光剛看得見，他便溜出去，同着他忠實的獵狗，急急走向林中，在那里後來被人尋着，臉色青白，並且身上濺滿了『森林的主人』的血。他的同夥們更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只是去喫一份被征服者的堅硬的心和肝臟，並且飲一杯血，得勝的大呼『嗚哈！』三次，個個眼睛都望着恰恰克，他卻盡力表示鎮靜，雖然他很興奮，並且感到英雄的正當的榮譽。還有一次他同一個從者殺了一隻熊，人人都知道這並不是一隻熊，只是一個惡鬼罷了。不是他殺了一個攫取家畜的，追躡人跡的，炮彈長矛不能觸着的『冰鬼』嗎？恰恰克從未說過或誇口過他的戰績；他是一個客氣而且小心，正如一

個智過其餘的人所常有的。自從在他的末次游獵發生了一件事情，因此他完全改變了。他拋棄游獵而玩紙牌，變了貧窮，脾氣很壞而且奇怪——他失掉了他的勢力了。

他的屋子與湖岸相近，所以我不久就到了他的大門。裏面正燃着明亮的火，並且談話的聲音都聽得見。他們還未曾睡呵！我到門上去並且在門縫裏瞧。恰恰克坐在爐的前方，他的面向着我，握着一個正未捲好的網，因為他的手是斜伸着在他的前面，同時他敘述故事給圍集着他的聽者。在他脚下有一個小小的裸體的孩子，玩着刀上的銅鍊，刀插在木鞘裏，木鞘縫在他的右脛上的皮褲子上。恰恰克很是活潑；他每常向前曲着對着他的聽者，並且踏他的重大的腳跟在屋子裏的泥地上。

『他們怕喫馬肉，而食豬肉！』他正說話，『可是馬是很清潔而有知識的動』

物。」

「噲，是的！」他的聽者承認說。

「但是豬！——我曾經見過！他們是討厭的！他們沒有毛！他們是光的，穢的，愚笨的，而且壞皮氣的！他們有大的嘴，細曲像蛇一樣的尾，小的眼睛，像狗一樣的牙。他們又是很毒的！——我在耶庫支，曾同豬冒過一回險，他們幾乎把我喫了。在那裏他們有許多。我曾經清晨一個人出去站在游廊上喝煙，人們還都睡着，天恰好纔起首發白。豬繞着天井走，呼號着。我是年輕人，愛開玩笑，所以當他們跑來圍着我的時候，我搖我的拳頭嚇他們。他們發瘋似的向我奔了過來！」他打斷話頭，笑起來了。「我沿着游廊跑，他們跟着在我後頭；我跳在一張凳上，他們咕嚕的來圍繞着我，我仍舊用拳嚇他們。哈哈！」

他唾他的手，並且伸在他前面。

忽然門響了，婦人驚呼着，童子從地板上跳起來，小孩開始啼哭。

『誰來了？也許是一個俄國人，或着還有豬同着呢！』恰恰克停止說話，把他伸出去的拳頭收回來。

入口同普通的耶庫支屋子一樣，是在爐的前面，爐就是夜間的燈，所以在我未從暗處進門以前，大家恐怖與焦急的等望了好一會。是的，這是一個俄國人，但是一個很熟的朋友，而且又並沒有豬！

他們的臉轉過來了，他們伸起他們的手，熱烈的誠懇的歡迎我，如來客通常在北部受歡迎一樣。恰恰克笑着，讓我坐在爐前的凳上，又叫把鍋子擱在火上。

『請把新聞告訴我們，現在出了些什麼事。』他們請求我。

我起初敘述地方上的新聞。他們很專心的聽，雖然聽到後來這些還是他們早知道的。我夜間旅行的同伴走進來，談話變成普通了。人們團聚在一張桌子的

周圍，恰恰克的妻子去做夜膳款待我們；新做的羹，酸的牛奶，和一大堆煙燻的乾魚。

恰恰克立在火傍，暖他的背，未曾加入談話。他的女兒，一個年輕而且比較美麗的姑娘，放了幾個白磁茶杯和小碟在桌上，家常的耶庫支宴會起頭了；加牛奶的茶和冷的食品，隨後是用魚的暖餐。雖然我們很垂涎盛着的肉，並且是很飢的，我們並不會把所有放在我們面前的食品都分來喫了。恰恰克立即注意到了，並且就攻擊我，用了他平素的粗豪的脾氣。

「你沒有吃嗎？你就夠了嗎？這是什麼新鮮的風俗，拜會人不餓起肚子去？你們斯拉夫人吃東西好像雀子一樣，當你們到人家去的時候。但是一回去就大叫：「老婆，開水壺；把鍋放在爐上去，——我餓了。」你羞不羞呵！」

他們通笑起來了，老人也同其餘人一樣的笑。

一個通常的談話起頭了，起初是關於別的地方和風俗，但是不久就談到本地的重大的問題來了。

『安迪瑟出了什麼事情？他是很苦惱的。他的小孩竟沒有蹤跡。』

『一點都沒有嗎？』

『可憐！他是一個強壯的孩子呀！』

『他們沒有尋找什麼嗎？』

『不。這些鄰居通出去尋找；他們曾經尋過湖，他們曾經尋過樹林，他們已經找了一星期了。但是沒有什麼——沒有。』

『啊——一定是熊。他們說有一隻在山谷裏出現；克契該思瞧見他，』同我一路來的漁人喃喃的說。

因為『熊』這個字，立在火側邊的靜靜彈他的指的恰恰克，忽然高興起來。個

個都不說話，不由自主的掉轉來向着他。他的老妻子極力想法子去變換這個題目。

「一隻熊！他在那里？」恰恰克低聲的問的很快，在凳上坐下來。

「呵！誰能知道呢？或者不是熊也說不定。」漁人猶豫的回答。

「一隻熊——一定是熊！」恰恰克慢慢的說。「他們不曾尋着肉，也沒有尋着衣——」他常常埋他所餘剩的食品在地下——「他」並且把血都刮去了。那些就是「他」做的。你說克契該思瞧見他麼？」他再問漁人。

「撒謊的！」漁人支吾的回答。

「呵！他」是聰明的，「他」是狡猾而且愛報仇的安迪瑟一定同「他」鬧了點事，以為可以誇張其事，或者可以做個話頭。「他」對於所受的欺負記得很久，那大概就是「他」把小孩拖去的原因了。「他」雖然住得很遠，但是他就在大樹林裏也

能夠清清楚楚的聽着我們在這里說些什麼話，像人一樣的知道——還比人清楚些！那一個曉得「他」是什麼？「他」的皮，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有點像婦人。但是「他」是愛報仇的，——並且十分兇悍的，「恰恰克」接着說，望着下面：「他」是不會饒恕的！」

『你俄國人』——他忽然向着我，——『在路上要謹防着「他」！留心！留心！熊雖然大，「他」想悄然追逐一個人的時候，他能走得像影一般快。我勸你就在這里同我們過夜罷；「同」他是沒有什麼玩笑的！以前什麼我都不怕，但是現在——那兒——你瞧！』他解開他襯衫的袖子。這是一個怕人的景象。老人的左肩，我以前留心過的，是沒有用的，已經縮短細小，一直到肘灣上，似乎是僅僅骨頭包了一層皮子，那些未曾損害着的血管和筋脈，纏繞着接近外肌的骨頭。有許多的白癩，四處橫生着。

「我曾經殺了許多——許多！」他接着說，現在我知道他們因此要吃我了——吃我，因為我害怕。那件事情是這樣的發生的，那時的天氣比較現在還是遲一點，那時是正結冰了。我預備我的旋條鎗去打鹿子，上帝給我一隻很大的東西，要運他的肉，皮，和內臟回來，沿着一條不好走的路走，總得要七八匹馬纔行。所以我決定在這裡建了一間肉房，把鹿子放在裏面，等路結過了冰再走。我同我的孩子，很早就起頭去工作。孩子慢騰騰的稍微在我後頭一點，我十分安靜的沿着路走，恰恰經過長在山上離這裡不遠的楊柳樹，「他」奔我來了。「他」向我跑來像是一隻狗，我找着「他」的時候，「他」已經用他的後腳立了起來。我伸手去取刀，但是老不能從鞘裏抽出來。那時正有夜霜，我出門的時候，未曾把我的刀擦乾，這是我飯後應當擦的，所以現在鞘子裏已經結了冰了。這正是上帝的意思——所以那「黑東西」把我撲倒了。我覺得我自己被壓着了，我用右手扼住他的喉，把左手

放在他的頸上，叫孩子快來幫忙。愚笨的孩子跳到他面前，並且——嘩啦的一下——用他的小刀向熊盡力戳；——他有一把小刀，那麼大小，」恰恰克用他的手形容那刀。『你想吃我的爸爸！』他吼着。黑東西唬着了，跳進草叢去。但是那孩子卻用小刀傷了我的胸部；若是他的小刀能夠穿過鹿的皮子。我將被殺死了。他們幾乎不能把我再帶回家去了。』

『你想在那個時候，當他蹲在我上頭，望着我的眼睛，我心裏好不難過。我怕了，』他靜靜的說，『非常的怕了。』

不久我就與賢惠的主人告別回家了。月亮燦爛的照着，霧已經消了，那走熟了的小路雪白的現出來在我前面。我已經沿着這條路走了一千餘次，不會有過驚惶或者其餘的凶兆的想頭，但是這時候當我走近恰恰克曾經被攻的這地方，我不意地扶着我的刀柄，我一時似乎看見那個怪物蹲在草叢的陰處，長粗毛

的嘴闊在伸出的前爪上。

幾年之後，我聽說恰恰克到山林裏去不見了，沒有一點蹤跡：那『森林的主
人』一定已經報復了他們的前讎了。